

清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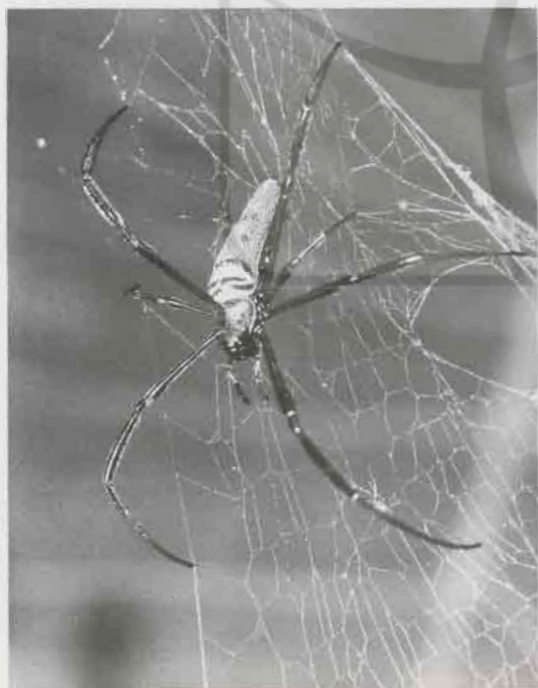
12

文學亮麗人生



ALIRAN JERNIH • 1-7-1992 • KDN PP154/1992 • \$2.00

歐錦華 的 攝影藝術



歐錦華的攝影作品傾向於自然靜物特寫，因此，他時常涉足大自然，尋求豐富且多樣化的藝術內涵，並曾遠赴歐洲十多個國家旅遊進行影藝創作。

六年前，他在一羣志趣相投的朋友鼓勵下，開始認真的投入攝影藝術。霹靂影藝協會於1991年成立，他是其中一位發起人，現任該協會主席，他指出，成立該協會的目的，是要聯系團結霹靂州內的影藝同道，共同切磋交流經驗及共同推動影藝的發展。

他認為，初學攝影者應嘗試更多拍攝方式，俾在掌握理論的同時，注重實踐，以更多的造型手段來取得完美的藝術效果。

他曾任檳城影藝協會活動主任，亦考獲該協會的頒學會士，他也是大馬路總國際裁判，目前在電訊局任職。

默默耕耘仍有无上价值



* 有明

勇於修炼深一层文学程度、有机会浸浴於浩瀚的文海中，时时活在充满激荡的学术天地里，应是蛮有生气、蛮有意义的人生。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辽阔的文学境域中，可任我们自由吸取，自由享用，自由发挥。

要永远珍惜，永远护着点点滴滴的文学滋养，让其随着时日茁壮成长，灵气昭光汇聚方能焕发力量，使民族文化事业立千秋。

默默耕耘还是有它无上的价值，浓浓爱心仍会浓得永远化不开。

两年多的汇积成册，该是众多者的精神心血。我们还得互勉互励。

要为下一代努力，要为下一代播种。

於 1 / 5 / 92 劳动节

· 目錄

· 封面	“喺，在那兒！” / 攝影/歐錦華作	
· 封二	歐錦華簡介與其攝影作品	
· 編輯手札		
	默默耕耘仍有無上價值	○有 明 1
· 評介		
	歷史文化的風情	○鄭百年 4
	香港作家王一桃印象	○欽 鴻 10
	香園寄簡	○林 瓊 14
	願與同好者共勉	○東 燈 17
	余東燈簡介	18
	祝熾昌的水彩畫與其簡介	19
· 文學語錄		
	詩興濃即下筆	○欲 醉 21
· 小說		
	渡頭的嘶喊	○一 介 22
	大風暴	○蕭 洋 25
	紅土	○陳耀宗 41

· 詩

(一) 長城	(二) 乍見冰心	(三) 牡丹	○懷 冰	46
在生命的轉折處			○田 思	48
我是石頭山中來			○左增傑	49
不速之客			○明 夷	50
木薯樹			○鄧長權	51
長堤的燈			○白 冰	52

· 散文

絳懷篇三則：(一) 清明	(二) 星夜，浮想聯翩	○丁口健人	53
(三) 家			
尼泊爾的原始大森林		○葉靈靈	55
風箏		○芃 葦	57
祝福她		○依詩詩	59
遠航		○謝勤慧	63
我的生命未曾寫下休止符		○陳建輝	67
喜悅的生活體驗		○陳聾冠	70
繽紛的季節		○廖盈盈	73

本刊主辦第三屆全國各源流中學學生散文創作比賽簡則 76

· 封底

結另一次隨緣——桐油紙傘、鞋 ○黃戈二

历史文化的

風情



* 鄭百年

在大马，PJ 这地方的街名是最特别的。当局将整个 PJ 切成许多小区，然后，用 1 2 3 “数学游戏”的方式来给每个区取名字。区名订下后，轮到街名，除若干大路给予名字外，绝大部分的街道也以此“数学游戏”进行，非常简单。比如我有朋友住 Jalan 17 / 43，那就是第十七区第四十三路了；十七区有四十三路，第二区、第五区也都有此路。

似此“数学式”的街名编排法最大的好处在于方便、有系统及科学化。无论你索查地图或者街旁问津，可以很快就“进入情况”；然而，其缺点是“没有文化气息”了。除了索然无味的编码之外，你“体味”不到一点“文化风情”，“领悟”不到一点“传统精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既要方便系统，又要饱含“文化气息”，大概也不是容易的事了。

来香港一、二年后，除了发现地名“光怪陆离”，“稀奇古怪”之外，也注意到街道名字里的传统精神和文化气息。本来，这些街道是人们有意命名的，是命名者的寄托和学养，然而，这些名字普遍为芸芸众生所接受、运用和喜爱，却也反映出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精神面貌。所以，瞭解香港人以及广州文化的一条有趣的路子。

香港是个国际性的工商业大都会，旺角、油麻地、中环商店摩踵並肩，大埔、荃湾、火炭工厂栉比鳞次，到处都在高速生产、拼搏做生意，分秒必争，夜晚也做生意。因此 和“开工厂”，“做生意”有关的街名相当

多，比如观塘有个地区，其主要街道叫鸿图道、开源道，含义“深远”，不必赘言；就在这两条“道”的领导下，一连出现了创业街、伟业街、基业街、励业街、骏业街、敬业街、成业街、荣业街及兴业街等九条“业”字辈的街道，很明显的，这里住的人个个都能创出伟大而基础雄骏的事业，他们不但能策励自己，而且还能够敬业乐业地兴荣自己这份事业。这简直是在编写颂词、赞歌，祝居民们个个事业成功！更妙的是，街不多不少，刚好就九条；除了说“事业成功久久”之外，还会有别的含义吗？

光是观塘一处，并不足以显示港人“事业心”之重，再看看元朗这个著名的工商业区吧。那一带的街名是良业、德业、宏业、康业、宝业、强业、富业、朗业及喜业；这些街名串连在一起，不但是赞歌，还是很好的励志文，这样的街一共有几条呢？又是九条！你说，这不是“故意”的吗？更绝的是，就在这几条街的旁边，又接上利益街，长盛街及福喜街三条街；你说，住这里的人怎么不旺！怎么“顶”得了！

柴湾也有几条“业”字辈的街道，它们是新业、嘉业、丰业、安业；新创的嘉业，但求其丰丰顺顺、平平安安，不敢发展得太大太快，所以，四条就够。

气魄比“业”字辈雄伟的，是“宏”字辈。九龙湾有一条大路叫“宏照道”，路名取得甚有气势；在它领航之下，一连开出十条街：宏泰、宏茂、宏冠、宏远、宏盛、宏通、宏展、宏基、宏光；每条街几乎都是一句赞美词，都是工商界人士最喜爱看的词，和最喜爱听的声音。

屯门有七条街，叫建安、建达、建荣、建发、建旺、建泰、建群，看来也和工业有关系，不过和“业”及“宏”字辈相较，就逊色得多了。大埔有八条街：大发、大宏、大昌、大盛、大富、大顺、大贵、大利；一味大发大富，简直是政治标语，毫无“精神文明”了。

香港尽是这些“柴米油盐”的市井味道吗？不然，不然。香港人爱花，爱鸟、爱树木、爱大自然。香港人这份花鸟自然情，和广州人简直没有差别。

你看，又一村的街名：海棠、紫藤、地锦、牡丹、石竹、高槐、丹桂、寿菊、玉兰；你说，住那里的人多么舒服呵！钻石山彩虹邨的路名是红梅、绿柳、黄菊、青杨、蓝钟、紫威，元朗锦绣花园的街名是荔枝、枫香、紫



第二个女人国了；可不知“男人街”在何处了！

当然，有些街名是“奇异”得很“雅”；比如大角咀居然有条“诗歌舞街”，集文字，歌唱及表演三种艺术於一街，令人叹为观止。中环有歌赋街，“雅气”程度不遑多让！北角有七姐妹道，《读者文摘》就设址於此，难道当初真有七位姐妹出阁后同住此街？铜锣湾大坑道有浣纱街，使人想起西施和宋词。街名而如此雅气，诚属难得。土瓜湾有“美善同道”，油塘有“鲤鱼门道”及“茶果峻道”，令人莞尔一笑，铜锣湾有“银幕街”，和沙田第一城“银城街”遥遥相对，你说稀奇古怪不？银幕街附近还有水星街、木星街及清风街，更是“古怪”得有趣了。至於沙田第一城的担竿埔街、插桅杆行、牛皮沙街、火炭的牛湖托街、面房街、屯门的井头下街，就完全古里古怪了。

有些街名却“奇异”得充满“神秘感”；你看，新蒲岗一带居然有这样的街名：三祝街、四美街、五芳街、六合街、七宝街、八达街；你说，稀罕不稀罕，三祝指什么？四美，是指西施、赵飞燕、貂蝉、杨贵妃四大美人，还是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玉芳呢？也许本想取名“玉花”，又嫌“五花八门”给人不正经的联想，才改作“五芳”吧！六合呢？是指四方上下？还是吉星之名？《孔雀东南飞》有两句诗：“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是良吉的好日子。那时没有“六合彩”，準不会指它。七宝，

应该是佛家语，《法华经》以金银、琉璃、砗磲、码碯、真珠、玫瑰为七宝。至於八达，是《晋书·安平献王孚传》里的“八达”？还是《世说新语》里的“八达”？那附近还有许多街道，为什么“一”和“九”不派上场呢？总而言之，像这样“奇异”的街名，乍看之下，真是神秘得很！多亏当初想得出。

新界未开埠之前，据说是一片农庄、菜圃、果园和稻田满山遍野，完全是另一种世界。大围最能反映这种悠闲自得的农家日子，美田、盛田、翠田、田心、显田、富田、似此充满“田园味”的街名，到处皆是，可见工商业化未必是人人心愿。此外，显田、显和、显径、显康、显泰这些街名，串联起来，“田间小径，充满着祥和、康泰”；那么，含义不是很明显了吗？最奇怪的莫过于蓝田了，那里除了高山之外，就是填海的新生地，根本无田可耕？然而，庆田、安田、平田、良田、德田、启田、喜田，到荆、紫檀、松涛、红荷、银杏、金竹；你看，有花有草有树；有红有绿有紫，简直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花园。最令人惊叹的，是九龙的大角咀了。那里十几条街，全是以树木命名：槐、橡、杉、榉、榆、铁、棕、樱桃、松、菩提、合桃、洋松、柳、枫、黄竹、白杨、柏。在大城市里栽植近二十种的大树，倒是一项“壮举”；想像之中，那里一定是满地绿荫，到处飘香的大植物园了。

在飞禽中，香港人对凤凰似乎情有所独钟，所以，香港街头上到处都是凤凰，叮叮当当的鸣叫声处处可闻。慈云山附近有个慈爱邨，那里歇了一批凤凰、龙凤、翠凤、鸣凤、飞凤、双凤、金凤、银凤、环凤、凤德；无独有偶，元朗也是“凤凰之家”，凤琴、凤群、凤攸、凤香、凤翔、凤池；不但有双凤、有凤群，还有凤中之德者以及凤中之王的龙凤了！真是“凤族成群”、“凤德不衰”呀！真多亏命名者了。

既然有凤，就得有龙。黄大仙附近就有“凤舞街”和“龙翔道”，双双並偈，一翔一舞，琴瑟和鸣，其音啾啾，真是天作之合了。龙比凤高贵，所以龙的路叫“道”，凤的路叫“街”；你说，想得周不周到？

土瓜湾有十几条街，都和动物有关系，却有些“古怪”了。你可曾听

过这样的街名？龙图、凤仪、鹿鸣、麟祥、鹰扬、鹏程、蝉联、燕安、骏发、龟龄；这简直是传统文化、历史文物的再现嘛！龙图，是指龙马负河图而出，也可指龙图阁大学士包公；鹰扬、鹏程，谁的事业不想如此呢？乌龟固然厌恶，但是，龟龄却人人喜爱！提起凤仪，就使人想起《尚书》“凤凰来仪”的句子。“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将古诗命街名，恐怕太稀罕了。说这些街名“古怪”，是指老得“稀古”，和文皱皱得“少见多怪”，并不是说它们古里古怪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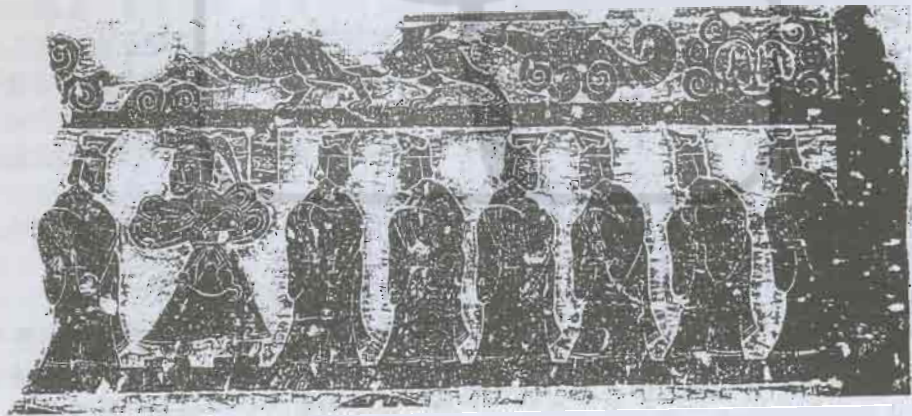
古里古怪的街名香港当然也有；其中，以旺角最多。洗衣街，满条街都是洗衣店吧！染布房街，据说从前此街全是染布店。那么，黑布街又怎么说？整街都卖黑布？黑麻麻一片，全街岂不是成了“黑店”？多可怕。还有西洋菜街、通菜街？难道全街都卖西洋菜、通菜吗？“通菜”是指甚么？我的几位香港朋友，全说“吾知”。花园街当然容易理解，整条街都摆花供人赏玩。还有快富街呢？快快发富？未免太“露骨”了。据说，旺角还有条“非官方”的街名叫“女人街”的，那里全街住的尽是女人，是处一片农家田园乐歌，比大围还青葱翠绿；可见农家生活，人人都称羨！

既然“乐业敬业”，接下来应该是“安居康居”了。沙田马鞍山附近的街名有安丽、安睦、安心、安平、安耀、安明、安群，大埔有安泰、安祥、安邦、安慈；这些“安”字辈的子孙，为数非常多，尽是一片“安居”的吉祥气象。太古城有康安、康盛、康祥、康愉、康山，“康”字辈的堂兄弟也相当多；太古城又有太康、太安、太富、太乐、太宁、太祥，柴湾也有康民、泰民、祥民、乐民、利众；“太”和“民”，应该是“安”、“康”的表兄弟了（“众”者，民也）。总而言之，“安居康居”这一家族都是人人喜爱的成员，只患其分配不均，不患其人口众多。读者千万不要误会，以为九七大限要到，当局大派“安心丸”；其实，这些街名“由来已久”，和大限无关，笔者就不相信当局已预知港人会发生信心危机的大问题。

安了家，创了业，进一步就是整个家庭、家族的“文化教养”了。如何提升家庭家族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意识，是安居乐业后的一步重要工作。

中环有两条街，叫居贤坊、普庆坊，西环有三条街叫居仁里、由义里及三多里（当然是指福、禄、寿啦），是最有意思了。它们充满了道德和教育的内涵，使人想起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崇高价值。大围有几条街，积福、积富、积泰、积运、积寿、积辉，每次经过那里，我一定想起“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古训，而对附近的居民肃然起敬。新蒲岗有几条街：爵禄、富源、仁爱、彝伦、双喜、景福、景康、衍庆、崇龄、康强，将现代都市和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是多有意义的一种教育呵！

上个月，我到济南跑一趟。济南市中心的路名非常简单，和大马P J一样，用数码编列。横的是经一、经二、经三等等，纵的纬一、纬二、纬三等等，恰好和“南北为经，东西为纬”的观念相反。当你问人家“济南宾馆在那里”时，当地人给你的答案是“经四、纬六”，而不是“某路某门牌”；固然经四、纬六两线交叉点是济南宾馆所在处，但是，对外人来说，这是一种很奇异而有趣的表达方法。这样的街名，除了方便、有系统之外，再也表达不出任何“传统文化”和“精神文明”，没有一点“文化气息”了。反观香港，那是一种多么有趣的文化风情呵！



香港作家 王一桃 印象

* 欽鵬

今夏去广东中山参加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收获良多。与香港作家王一桃先生相遇并订交，便是其中之一。

那天早餐后，与会代表们聚集在翠亨宾馆底楼大厅，等着去参观孙中山故居。照例，会前会后是最热闹的时刻，归雨重逢，新朋初识，互相间有说不尽的话题，许多朋友抓紧时间在一起拍照留念。一时间，大厅里人声鼎沸，红火异常。我正与友人交谈，一位先生走过来，彬彬有礼地请我为他与秦牧夫妇拍一张合影。只见他中等身材，穿一件很普通的短袖白衬衫胸前佩戴着会议“出席证”，黑边眼镜的镜片后，闪着炯炯有神的目光，两鬓微现的白发，似乎透露着人生历练的丰富。

我看一眼“出席证”的名字，不无惊讶地问道：“您就是王一桃先生？”

“是的。”他递给我一张名片，笑呵呵地回答。

呵，他就是王一桃。我虽然不专攻香港文学研究，但王一桃其名却不陌生。他是香港文坛颇有知名度的作家，既从事诗歌创作，素有“华侨诗人”之称，又擅写文学评论，以“客观”、“全面”、“公允”甚受文界关注和读者欢迎。曾出版过诗集、评论如《赤道线上的歌唱》（与人合作）、《我心中的诗》、《诗歌的创作和教学》、《怎样写游记》、《中国作家印象》、《五十个文艺家之死》、《香港作家掠影》等十余种，其中



○作者與王一桃合攝于中山翠亭賓館

大多暢銷于香港書市。我久仰其名，且曾在劉以鬯先生主編的《香港文學》月刊上，多次拜讀過他的大作，私心不勝欽敬。想不到竟在這裡與他邂逅，更想不到這位卓有成就的香港作家竟如此朴素、隨和，而給人一種親切感。這種親切感立刻縮短了我們之間的距離，剛才還是陌生人的我們，很快熱烈地交談起來，並且愉快地將此新締結的友誼定格在合影里。

以後幾天里，在會場上，或在餐廳里，我們曾多次見面，却各有所忙，僅點頭示意，未得暢叙心曲的機會。但他與別人叙談的歡快場

面，我常常了然在目；他那朗聲笑語，也不時我耳中。我感覺到，他是一個心地善良、性格開朗的好人，既好與朋友相交，朋友們也愛與之接近，所以他在會上十分活躍，也相當忙碌。有朋友相告，香港文壇不無派系之爭，而他並不偏不倚，從容斡旋于各派之間，為全港文學界的團結起了有益的作用。據我有限的觀察，我以為此說是可信的。由此，我對他的敬意更進了一層。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大會上的那次發言。這次學術會議的熱門話題之一，是對所謂“華文文學中心論”的討論。不少中國學

者在发言中认为，中国大陆是华文文学的发源地，毫无疑问也是华文文学的中心。而有些国家的作家却认为，中心不一定在中国，也可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或其他地方。双方各执其理，争论颇为激烈。这时，王一桃先生上台发言，他以精辟独到的见解惊动四座，博得与会者的普遍赞同。他指出，海内外作家学者之所以意见不能统一，关键在于对“中心”一词互有歧义。海内的习惯说法中心只有一个，海外则认为中心可有多个，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一个部门一个单位都可以是一个中心。理解既不一致，就难怪双方谈不拢了。鉴于此，他建议用“根”和“枝叶”的关系说来取代所谓“中心”论，因为华文文学的“根”，不用说是在中国大陆，而“枝叶”则散布于世界各地，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华文文学发展得特别蓬勃，其“枝叶”就格外茂盛，各地都可以向它学习，但不一定要说它就是“中心”。他认为，这样阐述既正确地揭示了互相之间的关系，又可以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解。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他还别出心裁地朗诵了福建诗人刘登翰的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有一话常在你心头闪光／给过你智慧，



给过你魂魄，给过你灵感／半生漂泊，哪怕是浪迹异国他乡／割不断依然是这民族血脉，源远流长。”真没想到，他的朗诵竟如此出色，那充满感情，抑扬顿挫的声音，不仅极完美地转达出刘诗的深层意蕴，而且深深地打动了与会者的心弦，恰象一阵温煦的春风，吹散了会场上略显紧张的气氛。待到他诵完最后一句“五千年的古木也在深情瞩望／化作轻舟，放歌长江，对着那美好的月光”时，全场极以热烈的掌声。我不禁暗暗喝采，为他学者的睿智卓识，也为他诗人的澎湃豪情。这精采的一幕，虽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思之，犹觉回味无穷。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短短五

天的会议即将闭幕。当我去王一桃先生宿舍辞行时，不禁有些依依不舍。他却爽朗地笑着说：“回去后，我会给你寄一些拙著。我们还会见面的。”果然，不久后，他便写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并附寄了我俩的合影。他的大著《香港作家掠影》，以及若干散作的剪报和复印件。其中有一首短诗《一片相思一片情》，写得极为动人。诗云：“渡过了多少椰风蕉雨／走过了多少异乡番寨／海外的皓日催人老啊／

故乡的明月入梦来／／手里，一颗相思的红豆／怀里，一片深情的大海／一片相思啊一片情／倾注不完对故国的爱。”我品味良久，仿佛听到了他在中山会上的未尽之言，那就是他对故乡、对祖国倾注不完的相思和热爱。

一九九一年九月一日写于南通四凤楼



○王一桃與秦牧、紫風合影

香園寄簡



* 林瓊

XX兄：

来信收到。知道你已收到《锡山文艺》创刊号等书，慰甚！原来你是参加了“大马作协”访问中国去了，因此延迟给我回信。

访问中国你去了，真好！我尚未去呢！《访中纪念特刊》孟沙没寄给我，他只寄来他的中篇小说《灯火阑珊处》一书，你那儿若有，请即寄一本赠我吧！上周草风有寄一则新闻剪报给我，刊登你们访华团的名单。

《锡山文艺》由秦林主编，你若有稿，可以寄给他，或由我转交也行。创刊号里，他选刊了不少大马文友的作品。

你写的杂文多在哪里发表？是光明日报吧？见你用该报的稿纸给

我写信，我于是如此想，也许没错。这儿的早报，有个《四方八面》副刊，仅《狮城触角》才“园地公开”，欢迎投稿。其余的框框，已有人把关，闲人勿进。

联合晚报的《文艺》副刊主编范北羚兄不久前已退休，没有他的邀稿，我们这些“老家伙”也就没劲进场了。再加上我居处不方便买到晚报，也就没看没投稿，只偶然有机会见到时，买一份看看。

随云不久前曾寄赠我两本书，乃健也寄来一本，他们现在还常在报章发表作品吗？金苗也寄来一本《写作者》第24期，我看到书的封底刊登一则“作协北马区联委会”的消息，从照片中看到了你。过去你常感叹北马文友难得一聚，如

今有了这个联委会，不是可以互相交流言欢吗？

我发现你们那儿有个“蔡欣”，我们新加坡也有个蔡欣。两个蔡欣不知哪一个先用这个笔名？韩觉夫的有关记者生涯的书我曾经读过，原来他也住在北马。雨川从相片中看去，似曾相识，原来他是适民的兄长，兄弟嘛，长相必有相同之处。

承问起，我的右手臂由李松多次针灸后，已逐渐好起来。谁知近日又因扭伤腰部，看过跌打医生，推拿后服药，也渐痊愈中，谢谢关心，年龄一老大，总难免有些病痛的。这不是所谓的“老来不中用”吗？

前面所提的随云寄来两本书，他都以原名苏清强出版。一是《只问耕耘》，我在前信中曾提及，这儿不再说。二是《菩提林》由十方出版社在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出版，内收：心田杂草，禁语，现实苦多，对己严责任心重等五十一篇作品。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这本书列为《佛教文库》的《文学系列》之六，再从书名看来，必是一本涉及佛教的文艺书籍。我对佛教方面没有研究，读他收在书里的首篇《心田杂草》，倒获得不少的启示。他写道：“农夫耕作，最紧

要是勤劳：除了天天翻土施肥之外，还得拔除杂草。……除草的工作，一点疏懒不得。……我们的心田，也像这样的一个大园圃。……不良的习气，阻挡善苗成长的习性，却潜伏在我们的心田，伺机而动，随时可以茂茁出来。……善心要存在，一切不良的恶的杂草必须清除。清除杂草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心田宽度，一点也放纵与疏忽不得。……心田的杂草恶苗，往往造成个人的言行不端，破坏自己的人格，使人憎厌。在学佛的道路上，这是首应制服，去除的。”

随云曾出版诗集《云絮朵朵》、散文集《万里星天》与《村夜掇拾》，他都曾寄赠给我，我都一拜读过，也与他通过好些日子信。后来他却少写了，我们也断了音讯。几年前我参与“新加坡作家协会西马访问团”抵达北马槟城与怡保时，他又因事未能到来相见，只托游牧致歉一番。神交已久，至今未能相见。

六十年代我读到两本耐人寻味、极富哲理的小诗集，其一是何应良的《时间的河流》，其二是何乃健的《碎叶》。乃健住在西马来西亚的北马，我们曾经互赠书刊，偶而通通信，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檳

城，一次是在新加坡。上面所提的乃健所寄来的书是散文集《淅沥的檐雨》，由十方出版社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出版，内收：化虹的水，心，灯火相传，淋不息的火种，除夕夜的信等五十九篇作品，列为《佛教文库》的《文学系列》之七。这本书也和苏清强的《菩提林》一样，也是拥有佛教方面的内涵哲理。乃健的行文趋向诗化，有不少篇章简直是“散文诗”呢！如集中的《甘露》，只有一个句号，印在书里只有两行。请看：

对于一个因为沉船而漂浮
在大海中，饥渴如焚的旅人，
给他一滴清凉的甘露，更胜过
赐给他整个浩瀚的海洋。

乃健也在《后记》里写道：“从童年开始，我就习惯了在窗前挑灯夜读。窗外的风声、虫鸣、蛙噪，也常常被我连同浓浓的睡意，在熄灯时夹入翻皱了的书页里。天籁中我独爱淅沥的雨声，我更爱在雨夜里，临着夜寒踟蹰潜入唐诗、宋词空灵高远的氛围里，去品尝微风细雨中幽然的芬芳。”你看，他连《后记》都写得像诗，富有浓浓诗情呢！继程在《序》中称乃健为“田园诗人”，说“他拥有农科专业资历，而热爱稻田与土地，热爱民族

与国家，热爱文化与艺术。他从事学术研究，并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实际的为社会建设，为人民服务，同时更以诗流露他的感情，表达他的热诚。”这段话写的十分贴切，十分真实。乃健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农学系，现任职于吉打州的慕达农业发展局（MADA），负责全国最大的稻产区里有关水稻双造种植的农艺技术推广以及训练工作。他的英文与马来文都很好，曾以之发表六十多篇农业论文，也常在国内外研讨会中宣读独到的论文。

林 琼

一九九一年下旬于香园



願與同好者共勉



* 東燈

古今书家，各有所成。论书者亦各有所见：有异有同。统言之，不外乎显示其人之性格学养。余取其“大同”之意，辑为七则，以与同好者共勉。

用笔：锋正毫强，笔运八方，提按转换，凝聚铺张。

结构：向背端评，对立衡量，斜缺变轴，角度安装。

书法：点划同芳，骨肉相当，筋气贯透，矛盾合彰。

风格：静峻僵刚，动流柔狂，方圆调节，雄动雅庄。

书艺：简御繁昌，成家纪纲，神融意发，艺术宣扬。

珍修：普化专精，细步恒寻，千锤百炼，应手放心。

养生：养生五三，得失无贪，潜移默化，澹泊苦甘。

6 · 6 · 9 2 东灯自录



東園採菊望南山欲學淵明
道未然日夜折腰才二斗
花誰識種花難也

詩人愛說洛陽春
富貴真國色
管將彩筆定乾坤

幾番風雨遊華年
凋似可憐及見枝頭紅
方知佳果熟來妍

佳果成羣色麗鮮
味寫當前酸甜厚薄隨
迷飯後加餐益壽年

余東 君明 簡介

1935年出生於吡叻州。

1956年吉隆坡尊孔中學高中畢業。

從1954年起隨英美術教育家哈利氏習西畫，至1957年。繼後自修水墨畫、書法、及美術設計等。(1980年起，習書律詩)。

☆曾任中小學美術、華文教師六年。

☆任廣告公司設計員九年多。

☆藝術學院講師十二年。

☆1962、63年間，獲壁畫及水彩比賽第一獎。

☆作品：1954至1958年，多是油畫、水彩等。1978年至今，多以水墨畫參展。

☆1981年首次個展：作品以水墨、水彩、素描等。(在吉隆坡集珍莊展出)。

☆1988年以至今，專注於草書探討。

作品常參加各地義展為多。

☆曾擔任繪畫、書法評審員多次。

祝炽昌 的 水彩画



豐收



下吡叻雙呂江漁村



下吡叻峇眼那督
重建碼頭



吉隆坡街景之一

祝焯昌先生简介



祝焯昌是安顺三民第二校前任副校长，於1988年荣休。今担任三民独立中学美术导师。他从事教育工作经有卅五年。

1961年祝君与另三位吡叻青年画家在檳城艺术协会主办下展出佳作，获得佳评。是年又在吡叻怡保展出。

1987年和1991年祝君和吉隆坡西马细安艺术学院院长邓德根先生在安顺与怡保两地联合展出无数佳作。

祝君一向工作认真，待人诚恳，乐于助人。他在中学时代，则是三民学校的高材生之一，无论在学术和运动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尤其是在美术的境域里，早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他勤于创作，立下宏愿，故能在美术界焕发美异光彩，他的作品，多是描绘我国各地风光和民生的多面状况。

诗兴浓即下笔

* 欲醉

最近向陈君请示写诗的种种方法，结果陈君非常诚恳认真地对我说了以下有关写诗的方法。我认为陈君所写的，都是值得让初学写诗的朋友去拜读，故在此摘录了一些扼要部份，让想学写诗的朋友共同享用。

陈君说：诗是最难理解，也是最难写好的一种文体。很多人以为有韵就是好诗，那是错的。意境美，旋律好，才算是好诗。

很多人说诗要含蓄，要有内容，句子要奇特，要写得像猜谜似的，让人去思考。诗要写得如画般美丽，如音乐那般动听，如曲折的小说那般动人。

很多人喜欢写理论诗、说理诗、革命诗或说教诗。那些尽是喊口号的诗篇，相信写不出动人的地方，读的人也会觉得乏味，所以最好不要写这种诗。

含蓄的诗句和诗意都得慎重提炼，使其简洁而优美，还得使诗句够力够劲。

又有朋友说：以最少和最美丽的句子来表达最丰富的内容就是一首好诗。

初学写诗的人，把诗写好应收着，不要急于发表，过了些时再取出大声朗诵，你则会从诗句里找出不满意的地方，而美丽的意象会很自然地从笔端出现。（平日当然要多读名人的诗章以充实自己的学识。）

诗要写得美，就得认真去思考，更要懂得如何去把形象提升至最美的境界。

诗要写得活泼动人，能够感人的诗章是百读不厌的。好的诗是越读越有诗味。

没有活泼的灵感，必定谱不成一首动人的诗作，灵感刹时一到，诗兴即浓，此刻动笔，笔下定会出现奇景，即景即成，诗章定会美得可爱。

渡头的嘶喊



* 一介

渡轮公司宣布船费起价，岛上居民抗议之声四起，幸亏另一家新渡轮公司已提供服务了，破除了垄断的局面。

我随着人潮，涌进红土坎簇新的码头。

卖票女郎比以前增加了，还可坐在售票室内工作，不卖票的则在室外川梭，偶尔喊几声“邦咯，邦咯。”

久了，久了，没有听到这种招徕乘客的叫声。

出自少女口中的喊叫，细腻短促，仿佛中气不足，但毕竟显示渡轮服务又有了竞争对手，不再是一家独占，对搭客可以爱睬不睬的。

船还没有开行，坐在船舱里，看到码头上船员和卖票女郎川杂在乘客之间，颇多感触，冥想逐渐长出翅膀，飞向湮远的五十年代末期……

那时候，旅游业才刚刚萌芽，旅客不多，川行在两岸之间的渡轮，体积吨位也较现在的来得小，乘客主要是本地的居民。

红土坎这小镇，恬静的睡在天定河畔。车辆稀少，所谓码头，不过是一片沙滩，就在一间现已拆除了的咖啡店旁边。

午后的炎阳，照射得人昏昏沉沉，睁不开双眼，没有重要事务，谁还愿意出门呢？

“邦咯——行，邦咯——行……”

闷热的气氛中，一声声的喊叫，划破了周遭的沉寂。是沙哑的福建话，

苍老但有劲，中气十足，予人余音袅袅之感。

一个瘦黑乾瘪的“老头子”，喊着喊着，看到有德士或巴士停下来，便飞也似的跑前帮乘客提携行李。

“邦咯——行，邦咯——行”的喊叫，奔跑着为乘客拿行李——两手和腋下全是乘客的软硬皮箱皮包。

他的工作就是这么“简单”。周而复始，从早上做到傍晚。

我们“学生哥”，也有机会享受到他代搬行李的滋味。

整个红土坎码头，就只有他一个人在喊叫奔跑，演其独角戏，看来大家都是闲人，只有他大忙特忙。卖票女郎呢，与驾驶员坐在船内，一切仿佛与己无干。

人人都管他叫“老郑”，又是福建话，听起来另有一番韵味。

老郑其实并不老，约有四十余岁，由于饱受雨淋日晒，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鼻梁上戴着款式古老的近视眼镜，举止斯文，应该是懂得文墨的人，为什么干起迎接乘客的苦差呢？

那当子，他服务的公司才崛起不久，须要和老行尊硬拼，以求生存。公司给他的任务，是和敌对公司抢搭客。

乘客年轻力壮，高头大马，沉甸甸的行李，却由于瘦的老郑代搬，还跑得那么勤快！此情此景，看了能不油然而产生同情之心吗？恰像一个瘦得皮包骨的人力车夫！却拉着个超级胖子，你有什么感想？

经老郑“抢”来的乘客，为数应该不少。

他服务的公司，业务蒸蒸日上，后来竟收购了敌对公司。老郑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荣获升级，改任公司的书记。船员和卖票女郎，当着他的脸，都改称“郑先生”了，但在背后仍是“老郑老郑”的叫着。

他是公司惟一的书记，办公室内有董事财政和受薪经理等，但是一切日常账目，几全由他一脚踢，每天单单抄录每一张售出船票的号码，就搞得他老眼昏花，频频脱下眼镜来拭抹。一声声咳嗽，是不是抗议工作担子的繁重？

他是有所期待的，希望全寄托在大儿子身上，那是渔乡少见的大学生，自小寄住在外地亲戚家中念红毛书。

老郑变得有点突兀，逢人便絮絮述说长子读书成绩如何了得，九号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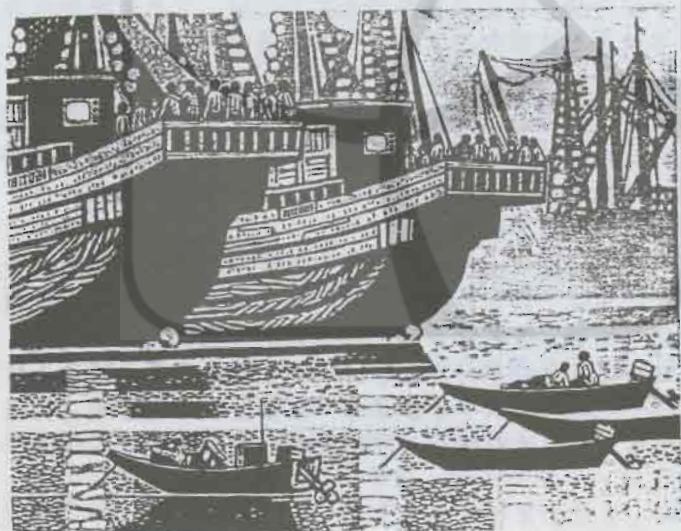
考到多少个A，获得什么奖学金，在马大读经济系……

他全然不提四五个还在本地中小学念书的小儿女，或许他们没有什么读书威水史吧。只有长子能使他脱离苦海，扬眉吐气！

他的希望后来却是落了空。长子毕业后，很快便在都门成立小家庭，没有提拔老爸一把，也不帮补家用……

饱经沧桑的老人，受不了这打击，一下子像老了十年。从此，绝口不提长子的事。

呜……呜……呜，渡轮开行了，把我从冥想中拉回来，耳际犹萦迴着“邦咯——行，邦咯——行”的苍老嘶喊，老郑，却早已回归道山啦！



漁港
(水印木刻52×
10 cm)
馬虎平 1983

大風暴

* 蕭洋

(一)

上午十点钟，设在购物中心大厦内的人人合作社的分行要开幕了。

由於剪采人李振华博士未到，办事处外涌挤的人潮，都在静静等候着。合作社的男职员都穿大衣挂领带，西装毕挺，女的穿紧身的“Sa - rong Kebaya”，婀娜多姿，犹如空中小姐般的装束，整齐地在办事处的门口，列队等待李博士的光临。

李博士由几位党要陪着，远远地走来；他穿着浅蓝色的部长装，带着金边的眼镜，气宇非凡，脸带笑容昂视阔步地行走着，不时和陪同来的政党要人，小声的交谈，频频地点头。

忽而，掌声从人群中毕毕拍拍地响起，多像农历新年时，燃烧爆竹的声响。

该办事处的分行经理，高明仁马上趋前向李博士握手欢迎，然后转身向身旁捧着花环的女职员，接过花环，恭恭敬敬的为李博士把花环挂在颈项上，接着又是一阵掌声。

李博士继续向前走上几步，向手捧银盘的小妹妹的盘上，取过金剪，把横在大门外的采带剪断，接着采球，转送给捧金盘的小妹妹，手法乾淨俐落。

开幕剪采仪式在阵阵掌声中告成。

大门忽而关上半边，守门人顾虑到来观礼的人潮涌入办事处吧！
陈博士和职员们在办事处内，频频交谈，其他各人都在享用茶点。
不久，大门敞开，小部份的观众也抢入内用茶点。

门外还有许多人潮未散，店内职员见状，纷纷以孩童储蓄的“大象”扑满，分赠给观礼的人群。

“各位注意，现在是李振华博士为大家讲话……”分行经理，提高声浪说道。

人声顿时静下。

“各位同胞早，我代表公司，谢谢各位的支持……”李博士爱用华语演讲，由於声气相通，态度随和，並且对华族观众的称呼爱用同胞的字眼，很贴切，常得听众的共鸣。

“我今天，本来不准备讲话的，但刚才我们的经理高先生说，大家这么热烈欢迎我来，我就非讲不可了……”李博士停顿了一下，用缓慢的口气继续说：“好吧，我今天就讲一个小故事吧：我们华人是最会做生意的！据说一家外国跨国公司的鞋厂，想要扩充生意，因此派人到非洲去考察，想把鞋子的生意推销到非洲去。但这个黑暗大陆的人都很穷，大家的习惯是赤脚，不穿鞋的，於是那洋人垂头丧气的回来报告说：非洲人没穿鞋的习惯，把鞋运到非洲去，那不是“死火”吗？在同一个时期，我们华人一间鞋厂的考察员，从非洲高高兴兴的回来向华人公司报告说：非洲的市场好大啊！非洲人都不穿鞋子，假如我们教会他们穿鞋子，恐怕我们工厂的产品，都不够供应啦……。”

李博士暗喻华人机智本领，观众听懂的，都发出会心的微笑。

“请问李博士，贵集团的一家屋业发展公司的股票，目前未挂牌，黑市叫价，已超过10元，你有何看法？……”一位急不及待的听众发问。

“这是业务秘密，无可奉告，但你们知道，我做事稳重，从不打没把握的仗，绝对不会把人带到“荷兰”去的，你们放心投资……”

李博士答完，轻松地一笑，颇有深意，观众会意地笑，接着满意地鼓掌。

说起李振华博士来，真是大有来头，他是华人团结党少壮派的精英份子，也是挑战派的首领，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但是，初学成归来时，并不出名。虽然在双溪丁锡矿公司担任总经理的职位，可是是一家不起色的公司，然而三年之后，在他大刀阔斧的振顿之下，已静静地把这公司的业务多元化，除原来的生意外，据说在屋业的发展上赚了大钱，他能使这家公司起死回生，而且变成公众的挂牌公司，在股票市场上是成长最快的蓝筹股，因而使得李博士的声名大噪。

他除了经济上有真知卓见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一套高见；他所提出的“政治经济合一”的理论，无论什么场合都借机发言，天天见报，引起华人社会注目。

团结党内元老派的政论是政治与经济必须分家，不可合一，刚巧与李博士的意见相左。

然而李博士属下的智囊人材挤挤，因此通过李博士的新闻刊物将文告发布出去，把元老派攻得体无完肤。

在华人社会的政经教育，都处在一团糟的时刻，华人的闷气正无处发泄，李博士的言论，一针见血，清新可取，振奋人心，于是顿时被视为华人的救星。

李博士为了实现“政经合一”的理论，遂在党内搞起合作社来。他的理论是“集小资本，做大生意”，於是展开一系列的活动，搞一连串的集会，到全国各州去宣传合作社的好处；一时风起云涌，除了党内五十万人支持外，也得到全国华人的响应。有了足够的资金，“人人合作社”在他大刀阔斧的经营下，利用收购别家公司的方式，与换股方式，把业务发展到各层面去，例如种植业、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与船务等等。

在七十年代时，经济一片大好，所有李博士一手策划的投资业务，都赚了大钱，就像变魔术般，李博士是点石成金的能手，股票未上市已先叫好，於是“人人合作社”办事处，分布到全国各个角落去。

这家合作社的口号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全国各地设立分行时，是华人最爱存款的一家合作社，遇上分行开幕时，都会引来无数观礼的人潮，为的是一睹李博士的风采，与他那机智风趣的谈话，这就像歌迷，涌去看歌星般，足见李博士意气风发，叱咤风云的一班。

(二)

全国注目的团结党的紧急中委会议如期召开。这似乎是党争的前奏，山雨欲来风满楼，从党领袖的论争迹象看来，华人社会议论纷纷。

在党大厦的会议室内，领袖所发表的议论充满火药味。

党秘书元老派的拿督张在会议上激昂的攻击少壮派，虽没指名道姓，但李博士是主要被攻击的对象。

“现在请我党的总会长丹斯里黄医生发表他的意见”女司仪发出尖锐的声音。

“我们党里，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件，真令人遗憾，追根究底，目前造成我党分裂的主谋是少壮派的领袖，他们霸着党高层地位，在表面上工作积极，热心我党和社会公益，打着政经合一旗帜的论调，可是私底下大搞个人利益，暗中巴结友党权贵，利用党的名誉发展什么大企业，其实是营私牟利，中饱私囊……”

“我抗议，我抗议……”李博士站起嚷道。

“抗议无效，请我们尊敬的李博士坐下……”议长道。

“我们这一小撮年轻同志，不是以事实求是的态度，充实自己，真正为党服务，相反的为了塑造个

人形象，赶到处奔走的机会，主持开幕典礼、剪采、颁发基金之便，误导人民，利用政府拨款，在移交款项的仪式中，大肆宣传自己，企图制造一种气氛和假象，似乎自己是很很有才能的领袖人物，是华社的救星，我党其他领袖都是无用的，在群众中，故意地塑造个人英雄形象的作法，真是令人质疑的……”

“我抗议丹斯里黄医生的演词，这是人身攻击，我极力反对……”李博士站立起不平地说。

“请坐下，请大家静一静，请我们尊敬的李博士坐下……。”议长的声音。

李博士抗议无效，接着退席，少壮派的许多支持者，接着纷纷离席，情况就像散会般，秩序大乱。

议长宣布，暂时休会用餐，下午二时，继续开会，议长孤寂的声音，几乎被离席起身的声音所盖。

(三)

在中华工商联会会的礼堂内，听众挤得水泄不通，礼堂内的冷气，发挥不了作用，虽然热气逼人，观众还是聚精会神地听李博士在台上滔滔不绝讲个不停。他在分析华人困境的课题，在分析之时，触景生情，念念不忘在党中委会上被人攻击的情况，想借这机会反击。

“我们今晚幸运地请到经济专才，李博士来谈他对华人困境的意见，相信今晚的讲座各位都得益不少。如果有问题的话，请用前面那两个麦克风，把问题提出……。”讲座主持道。

“请问李博士，刚才谈了华人经济的困境，至于华人政党的困境，你又有何看法？”观众问。

“我很喜欢这位同胞的问题，你们都知道，我们的友党讥笑我们华人政党Tak hidup, Tak Mati（不生不死）吗？”爆起一阵掌声，李博士的讲话，被迫停了一停。

“我们华人政党的领袖都犯了独裁、保守、忌才、排外、顽固和自私的毛病。正因为如此，整个民族的命运却操在几个人手中，这种华人政党领袖专制的做法，是完全违反民主精神的，不民主的领导作

风，不但无法带领整个民族冲出困境，反而会阻碍民族事业的发展，压制人才的运用，我们华人社会，想要自强，就得寻求突破……。”李博士煽动性的讲话，七情上面，话未讲完，又被掌声打断。



(四)

全国风起云涌的纷纷成立合作社，在没合作社法令的管制下，大部份合作社都收取存款，一如金融公司般。

李博士除了是团结党属下公司的总裁外，私下也搞他私人的合作社，说也奇怪，与他沾上名份的合作社，都得到华人支持，纷纷把钱存入和他沾上关系的组织。

他的合作社名为“利民合作社”，门市部照样收取存款。

在合作社分行的小会议室内，几位高层股东在召开着会议。

“各位股东同事，我们都知道，目前这阶段合作社是不受银行金融条例所限制的，所以目前我们可自行订制存款利息，以吸引现款。

“请问李博士，这样做妥当吗，”分行经理麦克陈发问。

“李博士是经济专家，他的策划说行就行，绝没问题，大家不要忧虑！”拉士利马答道。

“除了增加利息外，对新的存户，还要不要照旧送钢笔或雨伞呢？”

“照我看是可以的，钢笔或雨伞反正值不了多少钱，”麦克陈答。

“麦克的意见可以考虑！目前合作社太多了，到处都出优厚的利息，吸取大量会钱，看来我们非出点花招不可！嗯！目前，别的同行利息最高是多少？”李博士问。

“他们最高是年利12巴仙！”麦克陈答。

“我们把利息提高到14巴仙吧！因为这期间有人还会提高到13巴仙或13巴仙半的，我们不如一下就提高到14巴仙！公司总行认为，在特殊情况下，执行董事有权提高利息，何况我们合作社未受银行金融条例的管制，我们有权可自行订制利息。

“我提议接纳！”麦克陈说。

“我附议！”拉士利马接着举手。

“好，谢谢各位，记录在案，会议结束！”李博士说完，匆匆拿起公事包就走，好像要赶去赴第二个集会般。

(五)

李博士富丽堂皇的大厦。坐落在半山区，据说单装修费已花两百万元，内有一座游泳池，整所住屋像皇宫般，客厅的一角设有酒吧，紧接着酒吧布置着假山，流水淙淙，池内有鱼游来游去，另设有会议室，做为日常会议之用，室内摆设富丽，装饰清雅，据说是由外国名家设计的。

屋中有两位女佣，除莲姐外，还有露西是菲律宾籍人，种花的沙米是印度人，两位司机多拉及那吉都是马来人。

家中有两辆大房车，劳士莱斯是自己用的车，马赛迪是太太用的。

他的第二太太不敢驾车，所以除他本人自用司机外，另一司机是太太使唤的。

“Daddy，妈咪说，要买新的钢琴给我，我这琴用了几年，旧了！”八岁的女儿艾玲道。

“好！好！买！Daddy叫妈咪明天带你去看，买最新款式的！好吗？”说完他即把女儿抱起！亲一亲嘴，状至亲昵。

“来！莲姐抱你，Daddy要冲凉！”女佣道。

“不要！我不要你，我要我Daddy，你满身臭，快走开！”

“头家！还要出去吗？”司机多拉问道。

“没这么早出去，你先把车洗一洗，再休息好吗！”

“好的！谢谢头家！”

“露西！你来，去叫沙米，把我车上的“盆栽之后”拿下来，吊在酒吧池边的假山上！”

“O.K.老板！”女佣露西说完，转身就去。

“打令！什么“盆栽之后”！”太太特丽沙好奇地问。

“哪，今天盆景展览，这盆“盆栽之后”夺首奖呢！盆景公会的主席，把她转送给我，代价是两万元，作为他们会的活动！我一口答应，把支票开了给他们，不过物有所值，很便宜！”

“你疯了！两万元买一盆盆栽！”太太以娇嗔语气责备。

“你懂什么，单单中西巫各报的照片，和新闻，就够威了，而且把盆栽颁给我的还是部长夫人呢！是不是值回票价呢！哈！哈！哈！”

“不跟你说了！”

“好！好！下次我先征求你的同意好吗！”

“打令，安华控股已涨到12元了，我们要不要进货！”

“这只股风险很大！”

“谁说呢！我股票行的朋友说，根据内幕消息！这股走势稳健，可涨到20多元！”

“好太太！这是股行散布的假消息！”

“我不管！我不管！我明天要进货壹佰粒，才不到20万元嘛，好吗！算是送给我的礼物嘛！”

“好啦！好啦！你买就买啦，不过要小心哦！”

“要是不小心亏了呢！”

“亏了我就进到新近注册成的汉民合作社的账上，算是合作社投资亏的！你满意了吗！”

“你这人真是鬼计多端，看你斯斯文文的，什么都做得出！”特丽沙边说边吃吃的笑。

“不是鬼计多端，是我手段高强，在商业社会里，精明人吃笨人，懂吗！”

“哦！我记起了！今年初在文得甲那几佰依吉胶园地！你说要替人人合作社，将它转换成工业地和屋地，然后发展屋业，农业地转换成屋地恐怕不容易吧！”

“哈！哈！哈！早就转换成功，而且赚了一百多万元！”

“我们赚了多少钱呢？”太太特丽沙关心地问。

“谁希罕佣金，傻的！一找到

买主，我当然用我自己公司的名誉和对方成交，那笔钱已进入我户口，袋袋平安了！”

“哦！原来如此！”

“当然啦！赚的是我们，亏的是‘阿公’的！这点道理都不懂，怎在社会上走江湖呢！”

“你们这些精英份子，一肚鬼计，真危险！”

“哈！哈！哈！你看我的应酬交际费用以及出手豪阔就知道啦！我难道自己印钞票不成！”

“你们这些念经济的人，真会玩经济魔术什么收购换股啦，阿公的公司，迟早不给你们玩死才怪！”

“唉！干嘛这么说呢！你要的礼物，一百股的安华控股不是送给你吗！你应该说你丈夫英明能干，这不过是点雕虫小技罢了！我再告诉你吧！我在政治上的策划，要是顺利的话，我将是下一届的党主席，把老头子推翻呢！哈！哈！哈！”李博士得意洋洋地泄漏出党内的高度机密，想让太太特丽沙大吃一惊，以获赞赏和好感。

每到农历新年前，李博士最爱在豪华住家的后花园，大摆宴席，招待中西巫文报的各报记者。

据说到会的记者，都会收到五百元利事一封，这是新闻界的大秘密，外人无从知晓；难怪李博士的言论在各语文报常以显著版位登出，图文并茂，把对手的政论压下去，有人说李博士是报纸制造出来的英雄，一点都不夸张。

李博士的太太特丽沙打扮得像粉蝶般，穿梭在人客中，殷勤招待。

李博士的住屋在半山区，凉风习习，后园的花草矮树，在花王的悉心照顾下，争艳怒放，整齐美丽，就是在晚上，园中也会大放光明，如同白昼一般令人陶醉於美丽的花丛中。

烧烤会的角落，冒着阵阵浓烟，火炭吱吱地响着，肉香扑鼻，在炭火的掩影下，传来宾客的谈笑声，女宾客的声音最悦耳。

酒醉饭饱之后，人客纷纷到李家客厅去消遣，各种牌局都有。如麻将、廿一点、桥牌、其中以“沙蟹”最多人爱赌。

“各位来宾，各位来宾，请大家停一停，我有几句话要讲……”特丽沙一开口，霎时，鸦雀无声。

“请大家原谅，我家主人李先生原本会出席今晚的宴会，亲自招待各位，但临时接到电话，飞到香港去谈商生意，他要我代表他向各位道歉……”

“请问李博士去香港是否与收购王玉龙的船业有关吗？”人客中某报记者问。

“对不起！无可奉告！”特丽沙答道。

“团结党属下的业务，是否要发展到香港去？”西报某记者问。

“对不起！对不起！各位，对李先生的业务我是一无所知的，请原谅，大家继续玩，继续娱乐，现在由我亲自陪你们玩几手。”女主人对攻式，手忙心乱。

在灯火辉煌的客厅，播放着轻松的音乐，女主人陪着人客玩“沙蟹”。

“哈！哈！烟屎牌面，压底也是烟屎，真幸运，一百元好了，你们来吗？”特丽沙得意地问。

“一百大三百，我就不信你是烟屎底，敢来吗？”

特丽沙的底牌的确是烟屎，不过奉令故意把钱输给人客，以博取好感，只好笑笑，把牌盖上。

“你赢了，底牌果然不是烟屎拿去好了！”

这场晚宴，宾至如归，皆大欢喜。

(七)

这市镇的早晨，非常热闹，街边有各种叫卖声；印度人卖面包，推着脚车，不时响着铃声和叫卖声。

马来妇女，叫卖“那昔勒马”椰浆饭，声音响亮。

茶室内，人客谈论的声音更吵杂，伙计喊叫茶水声，混和着茶室内的面档炒粿条声。

“嘿！嘿！有没搞错，80元的地，团结党的屋业公司用6百元一依格买下！”茶客甲一边阅报，一边发出不平的声音。

“哎！不要相信这些小报的新闻，他们这些小记者，唯恐天下不乱，专揭人隐私！”茶室乙满怀信心地答。

“团结党公司业务的总裁是李振华博士，不是开玩笑的，这人精明能干，没这么糊涂吧！”茶客丙接着说。

“哎！不要相信这种小报新闻

吧！李博士是红人，揭他隐私，独家头条，重点出击，主要是促进报章的销路嘛！”茶室乙坚持自己意见。

“哪！哪！你们看，大报也有这新闻，还是团结党内的要人，向报界透露的，坚绝反对买那块地！”茶室丁道。

“哦！假如是80元的烂芭地！用6百元买下，一千依格6百万元，难道这不是中饱私囊是什么？”茶客甲像发现新大陆般，感到疑惑。

“你以为在偏僻的丁加奴就没人查出么！这些政客，真是人心难测！”茶客乙道。

买地的丑闻，哄动全国，小市民最爱谈论，以李博士为首的少壮派的人士给人的信心，开始动摇。

其实上述土地丑闻，是团结党的元老派故意爆出，一来打击少壮派那伙人，二来免使党的公司损失。

李博士为息事宁人，静静地偷

龙传凤，把这笔账转到利民合作社去。

利民合作社诸公，都靠李博士

(八)

新江区国会补选，李博士刚好是候选人，其实在团结党名声低落的时候，李博士个人声望最高，由他出马，中选机会高。团结党是执政党爱国阵线的成员党，执政党当时希望夺回新江区的议席，不能落在反对党的手上，李博士在党内，声誉日隆，是最佳人选。

在补选的宣传战中，反对党所召开的群众大会上，由党魁赵益民律师，反击团结党及其候选人李振华博士。

反对党的党徽“斧头”与无数的宣传布条，和标语，都张贴在该临时搭起的讲台上。这露天的讲台，灯火通亮，台下站满听众。

台上的一排椅上，都是穿着白衣白裤的反对党的高层领袖。

“我们华人政党领袖，是不是寄人篱下？”反对党党魁赵益民律师向着上千的听众问，“像不像看看人脸色，求来一官半职呢？”台下有听众反应喊“是！”

“吃胡”，合作社付出了数百万元，没人敢出声，只硬吃“死猫”。

“对了！正是！他们在国会外边，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但是在国会内边，都是一副颠预无能的面孔，我问他们的羞耻心在那里，敢为我们人民做什么？”赵律师高声在喊。台下响起掌声，杂在掌声中有人高声叫喊，打倒团结党的口号，演讲被迫暂停。

“像这种人能为华族权益斗争吗？像这种人能为我们民族解除危困吗？像这种人能和我们民族教育共存亡吗？”又是一片掌声。

“不能！各位同胞！绝对不能的，你们想想看，身为政党领袖是不是一定要廉明公正？不是，像我们团结党的这位朋友李振华博士，高喊政经合一的口号，其实是利用政治高位的关系，营私牟利，中饱私囊，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台下的掌声打断演讲的声音。

“你们有看新闻吗？这几天的新闻报导你们都有注意到吗？瓜拉勿术土地丑闻，就是李振华带头出老千的，各位想想看，一块几拾元

的烂芭地，卖给合作社的公众公司6百元一依格，还要建屋，建工厂，还要申请挂牌让公众人仕买它的股票，这不是欺骗是什么？”赵律师煽动性的演词，引来一阵一阵的掌声，公众情绪高昂，一直到散会为止。

(九)

在新江区国会补选时，由李氏带头的团结党也在选区访问居民。除了团结党的要员，陪同李氏浩浩荡荡的逐户访问外，李氏的第二太太特丽沙，也常出现在身旁。

李氏的群众大会是在地方议会的大厅堂内召开的。

李氏的群众大会照样是人群拥挤的，除了李氏本身的吸引力外，团结党的党员都倾巢而出。

“各位同胞，最近我们这地方很热闹啊！”李博士一开口，已引来掌声。李博士笑笑地，斯文从容地道：“本来，我们国家有反对党是好的，这是我们国家政体的民主，但是，我们的反对党却不成气候，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你们想想看，

即使反对党议员全部中选的话，也是无济於事，根本不能执政，中选也没用，所以投反对党票是不明智的……”

接着一阵掌声，人群中有人喊团结党万岁。

“各位看看，我们的反对党，他们所提的敏感问题，只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搏人同情，在我们多元种族社会里，那是行不通的。即使是反对党议员中选的地区，又怎么样，不但地方上没得到照顾和发展，就连中选的议员的面孔却见不到……”又是一阵掌声，一直到散场。

这场国会补选，最终是李博士中选为国会议员。

(十)

李博士中选为国会议员后，政坛上的声望达到最高峰。

少壮派的势力咄咄逼人，党争中毕竟李派手段高明，笼络记者，打好关系，新闻方面，都对李派有利，而元老的黄派处在惨淡的局面。

李派的所有集会，都在大酒家中举行，声势浩大。

就在这时，团结党举行党选，闹哄哄的少壮进攻所有席位。最初新闻报导是李博士攻打署理主席，那么主席的席位在没人竞争提名下，元老派的拿督斯里黄医生稳坐其位，安然无恙，难道这场倒主席宣传战是闹着玩的，最后却妥协了，外间都在纷纷猜测。

怎知最后一分钟，少壮派的李振华宣布攻打主席职位，全国新闻霎时哄动。

在党的中央代表中，有许多人的生意，都与李派有瓜葛，公开在报章上支持挑战派的李博士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也由此可看出李派的政经合一论调，因利之所在，在政治上占尽优势。

党选在喜来登大酒店举行，会场以外的二层楼都用闭路电视，可见现场投票的情况。

据说会场的安排很巧妙，每隔一个坐位的中央代表，都是李派的人，监视着另一人划票，若划上李氏的，都可得到两千元的酬劳，但从电视上看去都是白衣白裤的中央代表，分不出是李派或是黄派。

算票到天亮，李中选为团结党的主席，票数一面倒，据说这场竞选，李博士个人花了三百万元。

而这三百万元是李氏在股票最低潮时，把股票拿到银行抵押而借出的。

接着华尔街股市大泻，道琼斯指数滑落，香港的恒生指数也开始下降。

李博士的财产虽是个谜团，但从他的商业王国来估计，亿贯财产，是绝没问题的。其实，如今李博士的经济已开始周转不灵，在他政治上最得意的时候，也是他在经济上陷入财务困境的时候。

(十)

少壮派的贪赃枉法，在接二连三地被爆发出后，使到华社的人心动摇。

利民合作社，不幸地发生挤提。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有人提款，凡是大数目的客户，已被停止付款，故引起社员的不满，於是谣言猖獗。

小小的办事处内，经常挤满人，冷气不知是坏了，或是电流被切断，热得要命。虽说谣言止於智者，利民合作社的经理，发表任何声明都无济於事，合作社内天天都是这样，人潮拥挤，闷气难闻。

男的存款人在吵吵嚷嚷，冷嘲热讽，骂尽粗话，甚至以武力威胁办事处的女职员，令女职员难堪，神情萎顿，欲哭无泪。

“吃我们的冤枉钱，生孩子没屁股啊！”女存款人在大声咒骂。

“叫经理出来，我打断他的腿，以为我们的血汗钱好吃啊”男存款人几乎要动粗。

吵杂的人声，乱成一片。

最后，人群在一位反对党领袖的带引下，到附近的警察局去报案。

(十一)

简陋的深蓝色的警局内，悬挂着元首及元首后的彩色照片，神态庄严。

厅中央是个曲尺型的柜台，弯曲的部份，有个齐腰的小活板门，时有警员推开小门出入，办事的警察则在柜台内守着记录簿。

柜台外的小地方，那几张空置的条凳，一下子坐满前来报案的人群，有些站立的人，已被挤到屋外的空地上。

警察若无其事，慢吞吞地一边聆听，一边写记录，与投报人神情激励，声泪俱下，相映成趣。

同去报案的男女存户；有的脸色忧郁，憔悴惆怅，有的头发蓬乱，穿着拖鞋，加上穿着褪色的粗布衣饰，肯定是劳苦阶层的民众。

有人在咆哮着诉说不平，有人红着眼眶在诅咒，有人茫然无助在哭泣，一片愁云笼罩着那门禁深严的警局。

“回去啦！回去啦！大家回去先休息啦！”一位好心的警察对着存款人劝道。

“你们什么时候捉他们？记得捉住那经理！”一位女存款人道。

“好啦！好啦！我们的任务当然是尽量帮助你们，放心回去！”写记录簿的警察回答。

“好！很好！等你捉住他，让我们打他一顿出气！”男存款人愤愤不平地说。

翌日，报章出现的新闻中，只作乐观的预测，並呼吁存户安心，等待事情的解决。

华社领袖，也接受记者专访，图文并茂作出安慰存户的呼吁。

接着一些小镇的金融公司，发生挤提，存款人信心动摇，一两间银行也受到连累。

中央银行，发出文告，提出保证，银行资金充足，一车车载满现款的保安车，伫候在银行与金融公司前，以待存户提款，以安存户的信心。

国家领袖，贪污舞弊，钱币贬值，金融丑闻，国家首长被迫下台

等谣言，绘声绘影，恶毒地散播着。人心惶惶，股市直泻，吓走外来投资，影响经济复甦和政治稳定。

1986年8月8日，全国廿四间合作社齐遭冻结，存户惊骇，手足无措。这是个政经风暴的黑暗日子。



(五)

在股市狂泻声中，谣言传出，李博士在邻国被捕，罪名是商业罪犯。华人社会，一片紊乱。

团结党数千党员，到设在我国的邻国大使馆前抗议，手持布条，书写标语，高喊口号。

“打倒XXX政府！打倒XXX政府”群众的声音，一呼一应的喊着。

“抗议XX政府，无理逮捕我们的国会议员！”

“我们要求政府，把水管切断，不要供应食水给他们！”

群众游行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歌声激昂，声传百哩，接着又唱团结党的党歌，和高喊口号。

浩浩荡荡的游行行列，跟随着大队的警察及巡逻车，维持秩序，秩序井然。

本国的反贪污局，跟着逮捕贪污枉法的“合作蛇”。

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刻 大快人心。

(本故事诚属虚构，如有雷同，纯是巧合)

稿修於90年7月

红土

* 陳耀宗

多年以前阿公告诉我，他最初的记忆里充满了红土的景象——南中国的红土和北赤道的红土。对于阿公，南中国的红土是至远而悠迈的前尘，北赤道的红土则是他和老乡们在时间里自焚的欢乐和痛苦的结晶。南中国的红土和阿公之间的连系在时间里燃烧之后仅剩一截枯竭的脐带，而在阿公与北赤道的红土之间，一段难以割绝的动脉六十年来永无休止地交流着人与自然的最原始最真实的性灵。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阿公在北赤道红土上辛勤耕耘已然使他记忆的空间里植满青树绿野旷田木屋老井和乡亲的缤纷繁复永抹不去的景物与形象。然而，那天黄昏，当电锯的震声停止磨砺万物的神经挖土机的轰鸣归还大地的宁静，当阿公伴着我走上红土路时，他突然惊觉，一切景象仿如战火燎原后的边城，皆已破碎得面目全非了。恍惚间，我仿佛看到一滴晶莹剔透的泪从阿公的眼眶缓缓掉下来，钻过高湿度的红色的空气，跌落红土地，打得细土迸裂四散。

阿公手持拐杖走在那最陌生的熟悉的路上，沉重的步伐踩响红色的泥土。在这红土路上，他和老乡们步行六十年的履迹已被穿梭数日的罗里压碎复转变成深深的胎记。路旁高堆的红土间，遭电锯杀戮流尽惨白血浆的老椰残断的肢体火光一片，浓浓的黑烟愤怒地冲上苍茫穹天。这悲壮的火葬之后，残余的碎骨将如炮灰遭受遗弃，绝不再有村妇来此，去当炭生火。而当推土机再度于红土堆间放肆呼啸为已火葬的老椰进行另一轮葬礼，红



土堆后那些遭拉倒的木屋的断片和遭砸破的老井必也在这土葬的大典上被埋没，在轰隆的声响里开始它们被遗忘的路程。然后砂砾和柏油将重重压下，压红土的胸膛。老笨的压路机也将辗过，辗红土的面庞。然后会有钢筋水泥生长迅速竖起幢幢的石蘑菇。然后是喧嚣的人声嘈杂的车声喇叭声。然后是眩目的霓虹扑鼻的尘埃浑浊的空气是一氧化碳氟氯烃甲烷是肺病是癌是土地气管被污染四肢被折断肋骨被踏碎而致的死亡！

而在这土地遭蹂躏的惨景里，阿公走过九旺埗家。没有偌大的屋

子给阿公看，也没有九旺埗孙子们的闹喊和她儿媳们的斥喝以及来自猪寮的嘶叫让阿公听。那老屋已成残迹，猪寮只余破烂的墙脚作遗迹。废墟间，一架挖土机盘锯着，橙黄色的机身在向晚的阳光下放射光芒扎人眼目。阿公蹒跚朝下斜的坡道走，走向曾经矗立着老爷帽家双曾屋宇的红泥地。这时收工准备离去的司机向他挥手直喊：“阿伯阿伯你莫走那边，莫下去啊！阿伯你莫下去。”但阿公不睬他，“这土地我走过几万遍了。”阿公说，“老爷帽建屋时我出的力流的汗比那些人推毁那屋子时出的和流的多几百倍几千倍，我怎么不能走这边？怎么不能走？”阿公不睬他，只管一步一步缓缓走下去。他想如果不走，也许，明天便没有机会了。

拐过一个小弯，路平坦了。隔着一口新掘的大窟窿，银汉泥龙兄弟两家像座小岛孤伶伶。听说他们和发展商的谈判仍未妥，对方以屋子残旧为由，坚拒他们索取两单位组屋的要求。他们两家十几人，发展商只肯给一间三房一厅的组屋，要他们怎么住？阿公经过时，那些兴高采烈玩着捉迷藏的孩子们争着问候他，“老伯你吃饱了没有？”阿公口将言而囁嚅，犹豫顷刻，乃

继续往前走，朝向老秋家的旧址。老秋获赔单层排屋一间，发展商说这是最优厚的待遇。而老秋本是种菜人，如今没了田园可种菜，这就叫优厚吗？在那里阿公遇上老秋爷，得知这旧地他每天都走一趟，不然总觉得心里有东西蠕动扰他神思。对他们来说，这，公平吗？阿公问我，我沉默。此时此地，公平与不公平我们无权定夺。强调公平的是法律，哑巴的法律不会说话，动弹不得，发展商的权杖当着律法把“不”的尾巴镶在人们的牙缝里；能脱口的就只有“公平”了。

来到老添福家时，落日余晖烧西天云霞，染红白鸽的翅羽，血浴红土地。老添福倚着廊柱凝望屋后，自己亲手开拓的红毛丹园，如痴如呆。他的三个儿子和媳妇及孙子们正把最后几件家具搬上罗里，暮色在他们的沉默中更显愁颜。阿公抬起手，似乎想说什么，却又煞住，一只手悬在半空中。须臾，他放下手，然后抖出一声：“搬了？”“

啊！”老添福以布满青筋和皱褶的手指指向红毛丹园尽头的土地庙，说：“神也搬了。”神象在两天前已送走，这时只见三个人正把庙里残余的几根青竹管抛进火堆。竹管在烈焰中爆响如雷，断断续续，震

撼我敏感的神经。“跟哪个住？”阿公又问。“第二的，住新港。”老添福说：“大的和第三的都买屋在双溪大年！太远，我怕住不惯。”我记得，老添福家是个大家庭，三代二十人住在一起，而现在竟要散了。从前，像这样的人家很多，如今则仅剩三四家而已。再过一两年，这几家恐怕也将瓦解。在时代发展的潮流里，这种传统大家庭如坠落岁月长河中的一颗岩石，被急流冲激得支离破碎，永无还原之日。

“到时候，大家都散了。大家庭变成小家庭，邻居，都成了远客……”离开老添福家，残阳在西天痛苦挣扎，阿公的声音在风中颤抖。“我不甘心哪！”我听到他低声呐喊。我知道，阿公是不情愿六十年前的分离竟在今天作另一种形式的演绎。年前某日，我偶然听到他以潮州话吟道：“鱼沉千里水，鸟飞万年山。”当时，在错愕中，我顿然感悟他隐含在这联诗里的一个遥远的梦想——永远徜徉祖国绵延河川像快乐游鱼，至死悠游祖国壮丽山岳如自由飞鸟——一个已在六十年前遭苦难岁月磨灭的憧憬。在那兵燹遍野生存维艰的年代，他和同胞们毅然挥别倚闾落泪的父母乡亲，离开亲情离开美丽山河、离开芬芳

的祖国红土乘船向南飘去。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怒涛里行三千里的苍茫路，来到槟榔屿的这块户落稀零的荒蛮地。他们砍杂树除荒草，落户籍建房子，然后结婚繁衍子孙。他们与环境扭打和乡愁缠斗，流着汗，淌着血，他们开一片又一片的菜地，拓一亩又一亩的果园。风夜寂寞时他们不以眼泪滋润愁思，淫淫暮雨潇潇敲响香蕉叶时，他们拒绝思忆细雨梧桐叶下亲人的容颜。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们强忍填膺的义愤，决然留下奋力筹钱救同胞，不回祖国大陆抗日杀鬼子，一半的原因，是大家的血脉几乎已和亲手开拓的土地相联结，曾经幻灭的憧憬也已寻获扎根的土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军侵占槟榔屿，一时间惨云密布，风声鹤唳，绿岛经常血染，槟榔河浮尸时现。那时，恐惧症是流行病，蕃薯饭充着永远充不完的饥饿，人们终日焚香祈祷，望天官赐福，求鬼子不要到来，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年零八个月过去了，鬼子的履迹竟没在天德园这块漫衍着上天恩德的红土上羁留。就这样，阿公和老乡们从不曾遗弃天德园，他们的血脉始终和天德园的大动脉一齐律动。可是，无人预想到，三十几年后，天德园竟发生

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革。发展商要开发天德园三百五十六亩的地段以建立新市镇的消息的传达宛若晴天霹雳，轰得人心沸腾议论四起。初时一切平静如昔，仅几户人家受召去协商赔偿问题。惟发展商因急于推展建筑工程，几起谈判未妥便仓促展开拆屋行动，迫使受影响住户迁往设备不全的临时屋。于是风起云飞，愤怒犹洪流滚滚激荡人心。那阵子，示威事件频仍，官司烽火四起，大家都为捍卫自己和乡亲的权益而抗争。示威多回，官司纠缠数年后，发展商方放宽手腕，说是同情住户的苦处。惟当局者都清楚，确实原因是那个什么董事受封拿督了，又因这发展计划得什么大奖了，首席部长为某座组屋落成开幕了，首相也来了，此时面子已非同彼时脸皮，已经不起抗议声和打官司了。而遭迫迁者获提供较理想的赔偿后，也轻易妥协了，土地的尊严不再是考虑的条件。对于阿公和其余开拓者，这种妥协是多么无奈何地沉痛啊！他们辛苦拓荒耕耘而成的土地，想不到六十年后一些人挥一把钞票便把它抢走，便堂而皇之的使唤一队一队的挖掘机、推土机、压路机，强奸轮奸红土的尊严和写在红土里的血汗斑驳的历史并且建起丛丛石

屎森林遮挡阳光谋杀绿色生命衰漠蓝色穹天强迫麻雀搬家致使夜鸟在寒夜的霓虹流光里迷路然后赤毙在高楼坚冷的水泥上。这场剧烈的变革仿佛六十年前的别离，再次残酷地把阿公植下的憧憬连根拔起然后击碎，令我震惊于命运的诡谲。我怀疑，对于那些开拓者，未来的撰史者将如何评价？人们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历史记载一切事实，一切真相。但在现今这种局势里，未来的史册必将遗弃，最初开拓者的奋斗史，让它成为老一辈人的传说，而标榜那一些后来者为新市镇的开埠功臣。于是，当最后一个开拓者长眠地下，也许，这一段历史便会与死者的肉体同腐朽，并随死者的

灵魂在风中飘游、浮荡，而终于流逝……流逝如西天最后一线残照，独留模糊印象让有心人在黑暗中追溯。

归途上，大地平静如沉沉的墓园，空中弥漫着暮霭的凉意。阿公的拐杖触在红土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经过挖土机时我听到红土堆上蚂蚁的行列长长拉出油重的低音，与红土轻缓的呻吟交织出悲怆的仿佛是来自太古森林的音乐。当尼音在那即将失去的家园轰然响起，一只大鸟凄厉长啸自孤独老椰顶梢飞起，投入无尽的夜空。这时，一轮巨大的血淋淋的凄艳的鲜红月亮正从东方黛紫的山岗间铿锵升起。



* 懷冰詩三首

1



登上长城
喜悦、兴奋与哀伤
一起涌上心头

看连绵的长城
我为中华民族伟大的杰作而骄傲
漫步在长城
我为当年筑城的苦工哀伤

乍見冰心



为一睹少年时的偶像
我沐着晨风
在北京白石桥
我走长长长长的陌生路
只为一睹冰心的风采

冰心呵冰心
我终于见到您了
紧紧地握住手
这一握
尽在不言中

少年时
我喜欢种菊
喜欢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的日子

后来
我喜欢出淤泥不染的莲花
喜欢张大千的墨荷
喜欢余光中的莲的联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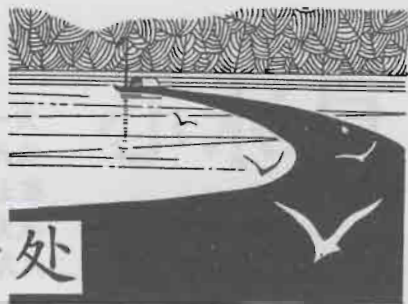
来到颐和园
乍见牡丹怒放
我为牡丹的美而惊叹
呵 牡丹

3

牡丹



在生命的 转折处



* 田思

河流把泥沙
留给了浅滩
阳光把暗影
留给了窄墙
山风把树涛
留给了峡谷
我把讪笑和揶揄
留给歪曲的嘴角
在生命的转折处
我只挺一柱
拗不弯的脊梁
我只背一副
装意志的行囊

14 · 7 · 91

我是石头山中来

* 左增杰

我是石头山中来
有棱有角有光彩
派上用场当基础
扛起大厦多气派
一棱一角都使上了劲
光彩夺目谁不爱
重新派我来垫脚
张三踏来李四踩
棱棱角角使不上劲
泥土把我面貌改
又让我当绊脚石
绊倒多少人全活该
棱角有劲全害人
光彩难把羞遮盖



简介：左增杰——北京人，1945年生，中国音乐家协会，新疆分会会员，专事歌词创作也写诗、短篇小说）

不速之客

* 明夷

拎着文件夹
手提公事包
一个又一个不速之客
主人心跳加剧佯装欢笑

一番肉麻的客套话
继而是图穷匕现
关心朋友生命的安危
寿险保单大力推荐
保健用品瓶瓶罐罐
滤水器厨房用具果汁洗粉
说不出名堂的产品
源源列队而来
眼花缭乱向你轰击

浪费了多少个下午
糟蹋了许多个夜晚
如黄妙舌在引君入瓮



死缠烂打水来土掩
一场又一场钞票攻防战
主人总是节节败退
友谊是一段段甘蔗
沉睡在冰水小贩的箩筐
等待压掉
最后一滴甜汁

童詩

木薯树

* 鄧長權

瘦瘦高高
光禿禿的树干
像竹竿
叶子也脱落得剩下三几片
——都是枯黄色的——
拔了起来
果实竟然一大串
——全是埋在泥土中呢——
爷爷说：
“做人要学它
深藏而不露啊！”



燈 長堤的



* 白冰

一灯，一灯，照亮着一排排的住屋。

一灯，一灯，照亮着一株株的松树。

海风，在呼啸。

浪涛，在澎湃。

我走在长堤上。

那长堤的灯，

千灯，万灯，亮起了夜的繁华。

万灯，千灯，却亮不着人们胸中那一盏盏的心灯。

★白冰君：

请示中英文姓名及详址，谢谢。

* 编者

* 丁口健人

敘懷篇三則



(一) 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唉！这老掉牙的诗篇早已经落伍了。

犹记得几年前的一个清明节，一艘直升机降落吡叻州务边的某个墓园，人们一时议论纷纷，这不是神话（因为该直升机是某人用纸制成以祭祖先的）於是带着锄头、铲子与畚箕的人来了，带着生果、汽水与三文治的人也来了。人潮似海，车水马龙，荒郊野地顿时挤满了悼念祖先的人们。

儒学大兴旺呵！我看乳猪更凄凉了。墓园灰飞烟灭，却任魂魄与纸灰共舞，又让笑语与石碑作伴，何曾有泪，又那来的“路上行人欲断魂”？孔丘若是泉下有知，可也要捶胸大叹：“问世间，清明为何物”了。

今天的清明没有细雨，更少了那份扫墓者应有的怀古追思的心情与胸襟，墓地竟沦为野餐圣地，可悲复可恨，我耳畔犹萦迴着“乾杯！饮胜！”的炙耳呼喝。

突闻炮响连天，我惊觉今天就是清明！

(一) 星夜，浮想聯翩

盛夏的晚空，星斗满天。

我最爱躺在草坪的石椅上，独自享受数算星斗的乐趣，明日此时，星斗是否随着地球的自转而换移，抑或其星芒仍旧绚烂如昔？

黝黑的寰宇有一轮明月，银白皎洁的月儿洒落一地的传奇，我想起嫦娥，也忆起吴刚，更念着毛发如银的玉兔，还有月宫与月下老人皆引发我的思古幽情。

遥远的银河有我童年的梦想，那浮想联翩的幻影是我童年的笑语，这些年来成长，我得到的有很多，但失去的也不少。至少那纯洁的童真已被世故所取代，以往可以心直口快，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受，如今，人前人后的差距竟然如此叫人心冷，脸上依稀是戴上了虚伪的面具！难道这世间人们已不能坦诚相对？难道这世界已失去了单纯的人际交往？

唉！除了叹息还是叹息。

我不悲观，也不杞人忧天，我相信往者已矣，来者可追，祝明夜的星光依旧灿烂。

(二) 家

家，只不过是陋小阴晦的方寸之地，平凡得毫不起眼，但却是最能感到温暖的所在。简单的陈设却纤尘不染，那是能干的母亲的功劳。家里亲情洋溢，有着在外头所没有的温馨，只一踏入家门，绷紧的心灵便会松弛下来，似乎回到了安全的避风港。

家中的事物，十年如一日，是何等的熟悉，柴米油盐糖醋茶，各就各位，说可以信手拈来是一点也不夸张。父亲在外劳碌奔波，一回到家总先换上家居的衣裳，我的感觉是他把战衣除下，回复原来的自我。

平静祥和的气氛是美好与圆满家庭所具备的，俗语云：“家和万事兴。”一家人围着餐桌一起用饭，茶余饭后，一起闲话家常，各人亦藉此机会把一日的特殊经历说出来与家人分享，有牢骚便发泄出来让大家打抱不平，事后心理便会平和不少。

总觉得不管外头的风浪何其汹涌，家，总是最温暖的地方。

尼泊爾的 原始大森林

* 葉靈靈

提起“尼泊尔”，那是一般人眼中的落后国家。在老人家眼里却认为那是一个不适合游玩的地方，若到尼泊尔，只有吃苦的份儿。

“尼泊尔”是一般年青人的梦之国，何以称为梦之国呢？因为尼泊尔是一个神秘的国家，是一个可以考验年青人的冒险精神、毅力和耐力的国度，尤其在一座充满挑战性的原始森林。

在此要说的只是在尼泊尔原始大森林的游踪。

从尼泊尔第一大城市加德满都乘车往“沙花尼”要经过一段长达五个小时的凹凸不平的路途，才抵达森林入口处，在入口处的茅草亭转乘由森林内来迎接的吉普车，一路上经过六道小溪，多个小山坡，费时四十五分钟才到达真正的目的地。

经过登记入住森林的手续之后，

才被分配在一间森林中浮脚屋，在浮脚屋中共有四个房间，房里有浴室，还备有热水，唯一缺少的是电流供应，房中空间广阔，空气流通，真如前人隐居深山野岭一般。处身在此，令人有世外桃源，与世无争之感。

卸下背包，让自己投入这深山旷野之中，忘却一路上“泥尘滚滚”的苦恼，更忘掉周身的劳累，心境自觉清爽无比。

在森林中有很多规则，主要的是没有森林向导，不可随便进出。因森林中有很多凶猛的野兽出现，所以游人不可擅自进入林中。森林中的导游会带领游客步行整座森林，也可选择骑大象逛森林，或乘坐吉普车去周游森林。

步行游森林，游客可利用望眼镜观看各种各类的鸟儿，在林中可听见悠扬悦耳的鸟鸣声。还有美丽

的孔雀飞舞森林中。泥沼中又会有凶恶的鳄鱼在自由爬行。骑在大象的背上，它会带你进入另一个刺激的行程，登山涉水都通行无阻。大象鼻子力大无穷，遇上林中茂盛的树林，鼻子一翘树干直倒，路又在眼前了。坐上吉普车，飞驰在森林中，道路弯弯曲曲，尘土如万马奔腾，在林中穿梭不停，一路上可见老虎、狗熊、鹿、独角犀牛、山鸡、鼠鹿、刺猬等等。

傍晚森林中的主要道路，都挂满了气灯，就如回到笔者还未出世的年代。森林中的负责人员安排了

尼泊尔民族舞蹈让游客观赏，我很荣幸的受邀与他们共舞。还有森林中的幻灯片播映，让游客多了解林中的情形。

在森林中渡过了几天的生活，可让年青人体验在森林中生活的耐力、勇气和胆量。

尼泊尔还有很多值得一游的胜地，这里给读者们讲述的只是一片原始大森林。希望大家都具备勇气和毅力。



风筝

* 芃葦

记忆里有许多青山，唯小山给我怀念最深。小山没名也没年纪，更不知何年何月是它的诞辰，自懂事起，便晓得它的存在，那是因为小山是大伙儿放风筝的地方。

每年十二月，风儿会依时来拜访这座小山。如今又是风的季节，离家有段时日了，老爸老妈无恙吧？邻家的小孩还放风筝吗？我跃入那段美的怀思中……

儿时的小风筝，拖着的是——根细细棉线。风筝的架子是竹做的，骨架拴得扎实，角度亦标准，不然风筝可要栽跟头！风筝上面糊着一层薄薄的纸，三尺来长，偶尔尾部系着长长纸穗，这种正正方方的是最长见亦是最普通的，然而其命运却往往缠——树梢枝叶间。

小山的青青草坪是童年的最爱。那时，一群小孩手各一线，因为风大，风筝一抖东踉起了脚跟，就弹高大地飞起。拉扯间，天空的蝴蝶、老鹰、蜈蚣忽而高升，忽而下坠，害得放筝的人不由的心怀忐忑。缤纷的纸鸢自由自在的将蔚蓝的苍穹缀上可爱色彩，而地上的每张脸蛋更漾出了笑纹。

放风筝看似简单，实却不然。风筝对风向位置最是敏感，放线松弛皆须控制得宜，稍有所差，严重者将线断筝失，随风而逝……

此刻细思，人生亦不是如此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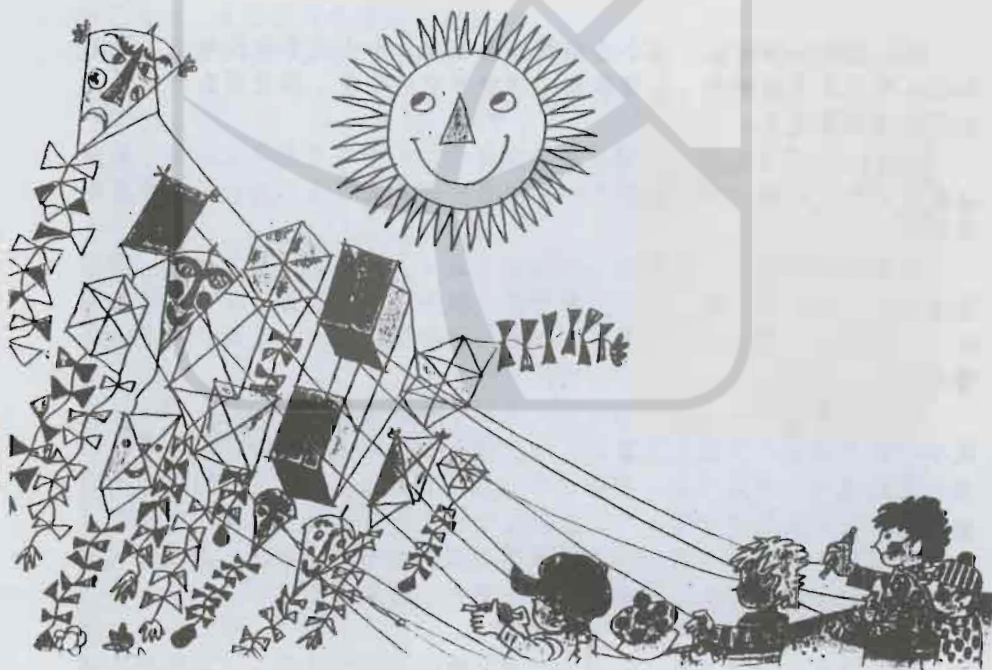
山风轻盈，云淡日暖，我们宁可成天耽在户外放风筝，不到天黑不回

家。孩时心性好斗，刻意在风筝线上沾层细细的玻璃粉，好与邻孩“斗筝”，看谁的风筝强，能把对方的线扯断。每当俘虏了对方的风筝，那忽而俯冲，忽而高升的纸鸢就象兴奋的炫耀着自己的胜利。

搬到所谓进步的城市生活已好久，看惯，“卑躬屈节”的城市纸鸢，只能在林立的楼房间仅有的一小片天空飘荡，孩子的天地是更趋狭窄了……

.....

小山的孩子是快乐幸福的，至少它把他们的童年涂得好明灿。



祝福她



* 依詩

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岁月已偷走了我的娇憨和懵懂，让我品尝悲欢相循的滋味。

也忘了光阴是怎样过去的，她，来拜访我，十九年后的今天，她怀着一个稚小的生命出现在我眼前，在哭哭吵吵闹闹交响曲中，蓦然间，她已是大人了。

我无法置信的盯着她，大腹便便的，穿了件宽松的孕妇服。那个曾经在小时候和我吵和我争得面红耳赤的小女孩，而今出现在我面前的竟已是个成熟妇女，叫我一时接受得很突然很不自在。

双眼发热，一股眼泪竟涌上来。我以很不自然很客气很尴尬的语气，招待她，问候她，一时之间，我挖不出什么话题，该和她谈些什么？

家庭？家务？？？这一些我都懂然不懂，与她谈我的学业似乎真是太离谱了点，而且也引不起兴趣。最后，只好东拉西扯，想到什么讲什么问什么，而她呢？问一句答一句，实在很不习惯这种记者专访式的谈话。没想到，十多年后，她还是保留着这种沉默寡言的性格。

岁月淡化我和她之间的关系。其实，堂姐妹之间该不会变得如斯陌生淡漠。若翻开日记打开记忆，要谈的话该是一箩箩，偏偏又是话不投机。

回想起，我们争先恐后的来到世间，不认输的我，比她离开母体早两天，十九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白白胖胖的婴儿降临在一户渔家，爷爷听到接生婆的报讯后，垂头丧

气，从等待中的徘徊，再由失望中的叹息，径自走入屋里不出来了。我这小小的生命，还不晓得我不受爷爷的欢迎，只懂得哭得特别大声，却惊不起爷爷的喜悦。没想到，两天后的她，也让爷爷受到这样的“打击”。重男轻女的观念，实在要不得。

这两个不受欢迎的小女孩，在亚答屋下追逐成长了。记得母亲曾经半开玩笑的对我说：两个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亲人，在同一个月份里诞生了两个婴孩，那么，这两个孩子们命运将是系系相扯，也就是说，我有的东西，她未必获得，若在另一方面，她是强者，我就是弱者。当时，我只能睁着两眼半信半疑，而如今，母亲已不再提起，反而是我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母亲发问，这件事已烙印在我脑海中，不再模糊。因为，事到如今，在某方面，我已经分辨已经观察了我和她之间的拥有和失去。我受的教育比较高，她受的教育则低，她的身体比我强，我的身体比她弱，她是大女儿，而我是小女儿……总之，在很多方面，我们都是恰恰好相反的。妈妈的一番话映在脑海里，重复阅读它，我信不信？我莞尔而笑。

依稀记得，她被逼辍学的一幕。

当时，我和她习惯性的伏在厅中写生字，刚好叔叔走过我们身旁，满身湿透的他，不轻意的让水点溅到她的生字簿。她当时叽哩咕噜讲了又讲，大吵大闹，嚎啕大哭，红着眼，哭肿了双眼，就是要叔叔赔，刚好我叔叔即是她父亲喝醉了酒，走了过来，抢了她的生字簿，往屋外一抛，抛入溪流里，这也抛掉了她的学校生涯。我则赶快将本身的生字簿收藏起来，深怕她父亲也一样来“对待”我的簿子。

我缩在一旁，她被叔叔绑起来，然后叔叔挥起藤鞭，看着她承受着莫名的皮肉之痛，我怕得躲在房的一角，脸上潸然泪下，那时，耳畔震荡着她的哭声。惊、怕、怜……不懂呀不懂！我攫取了不美丽的一页。

隔天，我单独上学单独回家，同学围着我好奇的询问，我只简单的回答：“她父亲不让她求学了。”我很想将那本簿子捞起，可是我不敢，终于，它随波逐流，流，流，流，她的学生时代就这样流走了。

她抚了抚肚皮，一副慈母像，真难为她了，问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她说已有七个多月，小宝宝要出世了，但愿小宝宝受欢迎受疼爱。

十四岁的她，就到金马崙工作，

如今嫁到那儿，嫁鸡随鸡，拿起锄头挑菜担，下半辈子就是谱下农家之歌。她永远要留在那高山上，看着菜，踩着满山的绿草，这一切的一切，已深深的刻在她身上，岁月的痕迹已留在她身上，那略胖的身子，略粗的手脚，论力气，我更是不敢和她媲美。

幸而她是个不记恨也不计较恩怨怨的好女孩，在出阁的那段时期，也闹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先是有第三者，然后有人从中加以破坏，诽谤她，接着是姑姑们再三的批评男方如何如何吝啬，说那男的不会称呼人等等……总之，我厌倦那种种的批评，为何她们不会为她找到归宿而高兴，反而是拼命泼冷水，那小小的心灵、自尊是也会受伤流泪的！和姑姑争执后，虽然她是对的，但她还是登门先叫回人家。其实，她脆弱的一面隐藏着坚强。

以为事情已告一段落，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嫁，岂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叔叔又闹起情绪，在出阁的前夕，固执的不要和婶婶一起牵着她拜天公。若婶婶一人牵，等於她已没有了父亲，那时，她真真正正的落泪了，那楚楚可怜的样子，使我真真正正感觉到什么才叫做委屈。我径自走出门外，在众多的鞋里，

找到了我的鞋子，可是鞋带却断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冒着细雨跑回家，听着雨声……

没想到出阁当天，她也是双眼、热泪满眶的对着我，我知道她难过，当时，我明白，我怎样做也挽不回一颗悲痛的心。也许是籍贯不同，所以男方带来的礼品不能令女方称心合意，尤其是姑姑们，更显七咀八舌，火上添油，讲了一些无法入耳的话，使男方的家属气结。她们都是将痛苦建在别人的身上，这不但无法弥补什么，反而令她在男家难堪难做人。

果然不出所料，她偷偷的在沐浴室里饮泣，耳边回荡的是冷嘲热讽，能不叫她难过？她还是静静的，一言不发，仿佛静可以修补那不完美不完满的串串伤痕。站在粉红色的新房，但愿它编出的是一个粉红色的美梦。

如今，不见差不多一年多了，她一脸的幸福，总算拾起了一些安慰，虽然每天还是要早出晚归，种菜浇水施肥，回家做点家务，她那不多话的丈夫也算着实疼她了。再加上，有个老祖母在为她撑腰，就算小姑们再凶再辣也不敢对她怎样。而且，她们一家人也不是人们所想像中的那么吝啬。想起往事，也实

在委屈她了，命运就是这样的爱折磨人！

“以后，可能你宝宝上了幼稚园，我还是独身一个呢！”我笑着说，想引起一些话题。

“不可能的啦！”她笑意盈盈的说。

我又继续和她讲一些关于胎教的问题，她听了蛮有兴致的，其实对这些我也不懂，只是平时在报上阅读到，顺口和她谈起，没想到她跃跃欲试，为了不扫她的兴，我鼓励她试试看，试试而已，成败是另一回事。

毕竟，她只有三年半的求学生涯，所以认识的字也不多。但她偶尔也阅读一些报纸，看看一两本文艺小说、连环图故事书等。也许她已看懂这个社会的内幕，也许她一窍不通，也不知她已看淡了抑或是认命，她从来不向人倾诉内心的世界，那小小的心扉，深藏着许多郁忧的故事，只是我不想搔动她，深怕叩访了它，那扇门一开，不美丽不绚丽的日子全都倾泄出来，那我可收拾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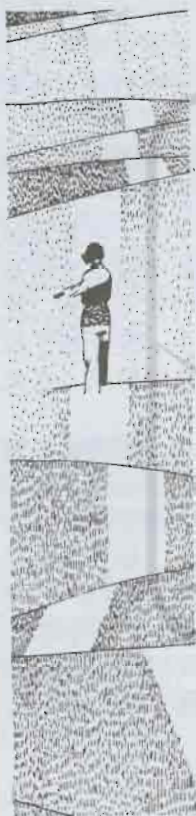
坐了一阵子，她说要回了。是的，该回了，很想握她一把，可是我没有，堂妹夫候在门外，坐在车内仰首和我打个招呼，我走过去跟

他讲了几句话，我知道那是多余的，但我还是要说。

我看着她挺着肚子怀着生命挨着身子坐进了车子。车门一关，我惊呆了，她还会来找我吗？那是个未知数，望着车子疾驰扬长而去，我又看到那滴泪水。此刻，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有在心里默默的祷告，祝福她……



优秀奖



遠航

* 謝勤慧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出处：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比喻身在异乡的游子，每逢佳节时分，对……”她停了下来，深深吸上一口气，又呼了出来。“想家吗？”她问。而你、我却猛然摇头。望着她那双有些落寞的眸子，真的怀疑当初她是用什么方法说服她父母的。

夜色浓浓，虫声唧唧，而我们三只啃书虫发出的虫鸣，异常嘹亮。明日又是测验了，我们三人各在灯光下占了一席，各自享受着我们的“夜宵”。但她那句话，莫名的将我俩拉出背书的烦闷，而她又回头看书，继续死背着“名句精华”。

犹记起似一世纪那么长的曾经，我们都过着匆匆忙忙的日子：匆匆忙忙吃早餐；匆匆忙忙赶巴士，赶了一站又一站。而回到家时，差不多已向夕阳说：“拜拜”了。然后，我们又要在灯光下匆匆忙忙赶功课。这样行色匆匆的日子，也真的太疲倦了。当初为何会跑到老远的学校求学，我们也常自问，然后又自答：“这就是缘分吧！”

那次，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次：不是运动健儿的我们，被迫与时间

赛跑。当然最后，我们都输得惨不忍睹。我们汗流浹背的赶到学校，那已是上课一秒钟之后的事了。不待我们喘气，那可恶的科学老师，已张开“血淋淋”的大口，责备一番。他那不留情的“怒吼”，似已将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无法再超生，也懒得解释了。也就是那次之后，欲搬出来的念头已开始在心中萌芽。而今，那嫩嫩的芽，已在这三年间，茁壮成长，并长出成功的果实。

要搬出来住，就得通过父母家人那关。对你，我有十足的信心。你那浓眉大眼，再加上开放的家庭教育，就等于性格倜傥的你，当然无需我操心。而她，一朵温室中的小花，若要移植于阳光酷热之处，或许困难重重。但出乎预料之外，她竟是第一个获得“准证”的小花。而我呢？隔日只带了颦眉蹙额的苦脸，来面对你们两只自由的鸽子。你们失望之余，不忘帮我想了许多鬼点子。你们那种紧张的神情，足以让我在心头笑上一辈子。面对你们的热心，我无法继续这个玩笑，唯有爆出口中的喜悦，是一丝不留的分享了。那时，我们的笑声，喜悦的，幸福的高呼，迂迴于这空无一人的课堂，课堂热闹了起来，心

里有说不出的欢欣。

从各自的“财政部长”那儿，获到经济的支助，租了这间三房一厅的房子。屋主举家移居外国，留下齐全的家具。看在都是莘莘学子份上，房租已是低得可以了。每月的开销，就由我们的财政部长平分支付，再转交屋主的亲戚。就这样，我们带了一包包装满喜悦的行囊，开始了远航生涯。

刚入居不久，心情战战兢兢，有如初学走的小孩，对刚着地的脚板没有太大的信心。你、我、她三个远航的水手，也开始了用那微颤的手，掌着生活的舵，在无边、蔚蓝的大海航行。

膳食方面，并没有问题，尤其刚入居不久，似乎每天都有访客：今日你妈妈带来了干粮、明日她姐姐带来了水果，后日我哥哥又带来了大包小包的零食……而且，我们住处位于市中心，让小餐馆包起伙食，当然不成问题。只是偶尔假日，那爱烹饪的她，总会露上几手。

记得那天是国庆日，她建议来道丰富的。若没有猜错，那该是她第一次下厨。你我并非不信任她的技术，只是对她那双纯白玉手没信心。不过经过她的怂恿，我们只好掏出腰包，到邻近的小店买了她所需的材料。看她似懂非懂的搞着，你我只有靠边站。在烛光点上时，我们恭候已久的佳肴终于上桌了。那是一小块煎猪肉，加上一些小装饰，那就是所谓的猪扒了。每人一份，蛮香的。饿起来吃的东西总是香，我俩吃了不尽竖起大拇指，而她也回以腼腆的笑。

夜，总是静得那么可怜，而我肚子上的鼓，放肆的敲打着。“那一小块肉，当宵夜还差不多。”我想着，走出了房门，又走向厨房门，又走向厨房，开了灯。“哎呀！”不得了，你抱着饼干盒，而她却在电冰箱前吃着蛋糕。我尖叫后，笑声即时响起，那种无牵制的笑，就这样荡漾于这个空间，那个宁静的夜。

我们的生活多是快乐。摩擦，不敢说没有，只是在这样的生活，我们学会了迁就。对家务，我们分配得妥妥当当。各自整理自己的房

间，也轮流收拾客厅及厨房。因此，不怕任何人的“突击检查”。屋前的那块空地，让我们种下了最爱的花草，也种下了每一个梦。

功课，自迁居以来，已有了很大的进步。每日晚饭后的功课时间，我们都能更规律的做功课及温习。尤其是考试，冲了几杯浓中带苦的咖啡，为本是浓的夜调了更浓的味，并陪它守着孤寂，为明天而挨夜。

平日，每当完成各自的工作，我们多会扭开收音机，听听最流行的曲子。不知何时开始，歌声已萦绕这小小的世界。偶尔，我们也爱啃着零食看电视，谈谈偶像及呕像。夜了，不怕失眠；失眠，也没有数绵羊的份。或许我们已习惯有难同当，所以常在梦甜时，被失眠的那头羊拉醒，共诉心事，谈抱负。我们不曾埋怨那头失眠的羊，相反的会在这样的夜，自剖各自的心。多少情窦初开的恋情故事，就在这样的夜里被分析。我们的感情与学业上的压力及担子，共同被挑起，被放下。生活总算过得无忧无虑。而抱负，我向来喜爱自由职业；你爱当女强人；她，娇滴滴的，只求当个受敬爱的好老师。虽然如此，我们依然为自己的未来奋斗，共谱一首词曲极佳的歌。

对这份真挚的友情，这样的学习空间，我一直抱着最细心的态度来维持，深怕它枯羸。我是那么珍惜现在所拥有，毕竟我从小向往独立。而今想起，还蛮感激那可恶的老师，间接带来这样的喜悦生活，真的，蛮感激的……

“明天吃鸡蛋好吗？”她又一句话，打断我俩的谈话。

“为什么？”我俩不约而同的问。

“若再不将心放回书本，明日测验不吃鸡蛋才怪呢！”

语毕，远航的水手都笑了。

☆ ☆ ☆ ☆ ☆

远航的梦，已实现。

远航的心，却依旧。

远航的你、我、她，共同掌着舵，控制着帆。

今日，经过潮起潮落，我们平安抵达供歇息的码头，走向海员俱乐部，听着悠悠的曲子。

屋外，岸边，却清楚听到浪拍着岸，似在高呼：“我爱远航！！”……



我的生命未曾写下休止符

优秀奖 * 陳建輝

早晨，我忽然被闹钟吵醒了。

6点15分。

舒展懒腰后，我的精神为之一振。

我很少有过这么充足的睡眠了。在失意的鞭策下，心中就产生了一种无形压力，堆积得越多，人也变得忧郁、颓丧。失眠，占据了漫漫长夜。不知为何昨夜睡得这么安宁？

我很久都没接触到早晨了，当然不想失去这个机会。倚靠在窗帘时，阵阵暖风迎面扑上，我赶忙开展心胸，深深地吸入新鲜空气。突然，我无意中好像吸入了一股辛酸，直透心扉，震动我脆弱的心弦了。

我是一个双脚瘫痪的人呵，我只能靠轮椅来行动。我有权利去欣赏早晨吗？不！

我颤抖着，身体不由自主的扭曲着。记忆的网膜中掀开了半年前那段恐怖的事……

……我踩着脚车，口里高声的欢呼。那是为了运动会上我独占几项赛跑的金牌而发出兴奋的呼喊，可是迎面而来的轿车却像一只脱羁的野马，把我撞个正着……

自卑的心在唆使我以不熟练的动作，把轮椅推回床旁。

我的梦不是苍白的吗？我的心不是空洞的吗？我的生命已被枷锁起来，

正被拖向一条弯曲颠簸的轨道，接受死亡的判断。

自杀！

潜意识中我朝书桌望去。未经整理的书，撒了满桌；横列着的运动奖牌已蒙上灰尘……我的心再次的震动……

……运动场上有我跳跃的英姿，矫捷的身手，在掌声中展开自负的笑容。我的梦绚丽缤纷，我的心开朗热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在那坚贞不渝的信念、百折不挠的毅力中，我忍着骨痛跌伤，冒着风雨而接受训练，只为了使生命焕发出青春的火焰！

可是，在不幸命运的冲击下，负责耕耘的双脚已不再听我使唤。我仿佛是一位散播谷子而又等待收获的农夫，因为稻田受狂风暴雨侵袭后那种颓丧的心情。

我那没有灵魂的躯壳，已逐渐腐烂。我死了。

刀，用刀割我的手腕。我瑟缩着。

猛然，我的脑海漂荡着一句铿锵有声的话：“我能在这台上，领取‘十大杰出小说家’这奖项，是我从绝望边缘中领悟出生命的真谛而做出的努力。我虽然双脚残废，

但我有持久不息的战斗力和继续生存下去。当初我用一支秃笔慢慢的耕耘，如今我的收获已得了认同。我想，如果石头有思想，它何尝不想做万物之灵呢？我应该珍惜上帝赐予我的生命……

我记起了。在颁奖典礼上，一位有着干瘪凹陷的面颊，狭小的眼睛的老人对大众所说的话。他曾经是浮沉在生活线上的人，但他生存的意念却如此大呀。

我，十六岁，因为一场车祸而把自己在人与人之间筑起一道围墙，拒绝别人的关怀。我何尝知道生的意义，活的价值啊……

泪，从我的眼角缓缓而下。让心中的悒闷，心中的郁郁情感，都化作泪吧。

望向窗外，东方正放射出一丝丝鲜红的光芒。不久，旭日逐渐的爬起来，为这广阔的天边抹上一层明朗清丽的色泽。

猛然，一股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我看到庭院前的几盆花都盛开怒放了。

那淡紫色的兰花、浅黄的菊花，像是从昨夜甜蜜睡梦中醒来的那一种蓬勃充沛的生命力。那茂密的叶片也迎向朝阳，争取它的光芒拂照。

它们为的只是活得更壮大、更

美丽。

是谁还有那么多的心思去培植它们？我思索着。

我仿佛和社会隔阂陌生起来了，一切的生活琐事竟无法想起。

突然，扑鼻的兰花的幽香又再传来。我吸了一口气，逐渐闻到生的气息。

妈妈不是最偏爱兰花吗？我这时才想起她所说的话：“我喜欢兰花的飘逸幽柔……要花儿长得美，我当然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这句话，又再触动了我的心弦。

我也曾默默的耕耘呀。

顿时，我豁然开朗。我不要再为缺陷的身体而难过，我要用自己剩余的双手，去开拓另一种生命。我要扶持着拐杖蹒跚地一步一步向前途迈进。我要冲破生命的枷锁。

从坚强的老人及茁壮的花朵中，我告诉自己：“建辉，你的生命未曾写下休止符。”

那么，就让我将这在搏斗之中的情感记录，做为生命耕耘中的起点吧。



喜悅的生活體驗

优秀奖 * 陳聲冠

时间总是在无声无息中，悄悄的从身旁滑过，真快！一星期的假期又匆匆地消逝了，记得不久前才开始着手拟定所谓的“假期计划”，没想到如今又快开学了，三拖四拖，结果假期里什么都没做到，但是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短短的一星期中，自己却亲身体验到农村生活的简朴与勤苦。

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友人阿明邀我在假期中到他的乡村小住几天，当时的我，不知有多高兴，因为一直生活在繁华喧嚣都市的我，从来没有机会往那宁静怡人的乡村住一住，一想到那纯朴可爱的乡村，四面环山，草木並茂，还有潺潺流水的河流，真令我巴不得马上到那儿去瞧一瞧乡村的庐山真面目。

当我和友人阿明一下车，金黄色的稻田，迎风摇曳的柳树，立刻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心中不禁悠然自得，开朗无比，抛开了都市的一切繁华与热闹，来到这清新静谧的小村子，心中仿佛有着陶渊明归隐的心情与乐趣，走在那坎坷不平的泥泞路上，显然是有些不方便，但周围的花草都百花齐放，绽放着芬芳，使我们忘了脚下的泥泞而只顾着欣赏那大自然的美景，蔚蓝色的天空，偶尔伴着几只小鸟在空中翱翔，青葱的树木，使我们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

走了一段路后，终于到了目的地，一间简单而陈旧的小屋，与其他的屋子别无两样，刚踏入门槛，就看到了阿明的母亲和兄弟们，她一见到我

们，便乐得绽放笑容，迎接我们的到来，而阿明的弟弟们更是乐得手舞足蹈，个个抢着帮忙拿行李，我们歇了一会儿，喝了阿明的母亲精心泡制的咖啡可真提神，而阿明也滔滔不绝地一口气说完了他在都市的生活。

中午时分，阿明的父亲也带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踏入家门，他一到阿明和我，似乎忘了身躯的疲惫而与我们高谈阔论起来，我们谈了许久。不久，阿明的母亲捧着香喷喷的菜着从厨房里出来，哇！好香啊！这时自己才感觉到肚子已在闹饥荒了，于是大家都坐好开始享受那美味可口的家乡菜肴，阿明的父母也很热诚地招待我这个客人，虽然这顿饭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但这些家乡菜肴是很难有机会尝到的。

经过一段小憩之后，阿明的父亲又戴着他的草帽，头上裹着一块头巾，下田开始工作了。阿明告诉我这个季节是农村最忙碌的时候了，因为稻米已成熟，得尽快收割，虽然这时候农家最辛苦，但他们的精神始终是愉快的，因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当稻子割过后，农家又要忙着插秧了，由于自己这个都市佬从未看过农人收割是怎么一回事，阿明便带我随其父亲一同去看

看，走在纵横交错的阡陌上，此时午后的烈日正笼罩着大地，农夫们个个忘却烈日的侵袭，正马不停蹄地在收割，金光闪闪的稻穗，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幸福的微笑，毕竟他们所付出的代价没有白费！

到了阿明的田地，我们各自拿了镰刀，便学着阿明的父亲收割的方法，似模似样的工作起来了，刚开始时自己觉得蛮有趣，然而在艳阳高照下进行这种持续的工作，实在非常吃力，而且需有耐心与毅力的，汗珠一滴滴从额上滚下来，从未尝试这任务的我，做了一会儿，就累得好难受了，此时，自己才深深体会到农家种稻的辛勤与劳苦，原来我们每天享受的白米，是农人们以血汗种成的。。

黄昏时刻，农人们都怀着愉快的心情，吹着口哨，荷着锄头，踩着轻松的步伐走向各自的家，他们这种热爱农耕生活的精神，委实令人敬佩与羡慕。乡村的黄昏景色，显得多么的迷人，斜阳的残晖照耀着这可爱的农村，仿佛为它涂上了胭脂，显得那么绮丽动人，憩坐在屋前的矮凳上，偶尔凉风微微地掠过，吹动空中片片的彩云，使天边浮现有如诗画一般的美景，隐隐约约，加上那归巢的倦鸟，令你心中

不禁油然而升起一股悠然与轻松的感觉，啊！农村的黄昏景色。似乎有别于都市的，它是那么的另有一番情调。

晚饭时间到了，大伙儿又再次聚在一块儿品尝那美味可口的家乡菜。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阿明的父亲还特地泡制一壶土产的茶。味道香浓无比，令大家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晚饭。四周的虫鸣开始发出有节奏的交响乐，此起彼落。我和阿明以及他的父亲聚在一块儿。大家谈论着都市与乡村生活的不同点，谈得可真是兴致勃勃。不知不觉夜已深了，周公似乎也找上门来了，一天的辛劳疲倦也该休息了。怀着轻松的心情，结束一天的生活。

在这村子小住几天后，我得到了“耕耘”的经验，也了解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真谛，自己喜欢乡村静谧与安逸的生活更加深了。这儿虽没有都市的物质享受，但乡村却没有都市那么多乌烟瘴气与人潮涌涌。大自然的美景及田园生活对我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虽然那段安逸愉快的乡村生活已过去了，但每逢我追忆起它，总会沉醉在那段美好的回忆里，因为它是最珍贵的新生活之体验。



播种图(木刻47×50cm) 爱健生 1983

缤纷的季节

优秀奖 * 廖盈盈

或许是六月的阳光异常强烈、格外热情吧？沐浴在阳光里，我总觉得心中热烘烘的炸成了满天花絮，点点地坠落成一片又一片的喜悦！

漫步在校园中，我沉醉在那迷人的一草一木里，浑然忘我。看着那有些混浊的池水及那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我的心潮再也无法平静，我再也无法压制心中的雀跃——我得奖了，我终于得奖了！！

花儿，你听到我心中的歌唱吗？你可否知道，我心中也正盛开着一朵像你一样洁白剔透的花儿，一朵初临喜悦的花儿呢？草儿，草儿，求你别笑我的痴狂，竟如此厚颜地向大自然宣布自己的成绩，然而，我真的想告诉你们我的喜悦，也一直一直想投入大自然中暖暖的怀抱里，聆听着你们的囁语。

在惊奇与愉悦交织之间，一份温馨的幸福感拦住了我的思绪，让我无法再思想，这幸福之感就像一层暖洋洋的海浪，把我轻轻的拥着，包围着，激荡着……

我曾经以为自己并不属于活跃的一份子，也缺乏了一份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于是，在成长过程中，我是那么执着地在意他人对自个的评语与责骂，那么小心翼翼地为父母生活着。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要求合乎礼节，合乎教养，合乎别人的要求，好像活着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似的。

每一天里的一分一秒，就如一片枯落的叶子，飘落到河里，随流而飘，慢慢飘出了小溪，逐渐飘过河流，最后再飘到茫茫大海，让人迷迷糊糊抓摸不住。它对于我是那么可贵，可爱，可珍惜，却也如斯无奈，它能在瞬息间，把一切的期望变梦幻，又把一切的梦幻变为事实，无可否认在时间的流程里，一切都会变，都会成长。

回首时竟遗憾地虚度了十五个春天，心底不免感到心悸。在叹息的当儿，我才惊觉自个原来是那么无用，无知，什么都不敢放胆去尝试，连把脚儿踏入一步的勇气都没有。

每每看见别人的成就之时，我不知心底是什么样一种心情？于是我恨透我的“不能”，似乎在我脑袋里有太多“不能”，而“不能”是最令人沮丧的字眼，不是吗？

这问中穿插了太多太多的跌倒与迷失，只因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就注定要失败，而一再的失败也将残酷地腐蚀了一个人的信心！

然而，在我带着怀疑之情，步上了那一级又一级的梯阶，登上了那一座曾经让我觉得高不可攀的舞台之时，我这才发觉昨夜灯下那段幼稚的岁月，只是今日出发前的一

场追忆。捧着那黄澄澄的奖杯，我的心在跳跃，我的胸膛在起伏，我不知自己也行的！

当我的心开始喜悦，当我经历过这一份刻骨铭心的体验，我开始以一种崭新、感动的情绪倾听着那些令人愉悦的呢喃笑语。这才发现，好久好久以来，我的生活竟然如此烦闷，没有笑声，没有花香，甚至也没有阳光了。我想，在不成熟的心智里，我拥了太多的自卑与自怜，自叹与自哀。就因为这样，我错过了多少机会，失去了几许的雄心，可悲啊！

那一个奖杯对于我，代表着的不只是成绩的被肯定，它还意味着生活的另一个开始，内心的骄傲，与那排山倒海的信心。这一份成长的感觉在我心中，慢慢汇聚成形，慢慢成为心中的一股奔流，不停奔腾，不停驰骋……

年轻，不是很好吗？无论做什么事儿都拥有一股干劲，一股未经风尘熏陶的傻劲，也总有一份执著，唯一不足的是缺乏经验，而且对每一件事儿都会不自觉地替它嵌镶上梦幻，点缀入梦想。所以，何不趁年轻的岁月里，多抓紧机会，发掘内在的潜能，朋友，千万别忘了这句话：“你也能做得更好”！

此刻，我开始感受到一份努力后所带来的振奋，也开始对生命充满喜悦起来了！

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要命，这一切像是沙漠上的甘泉般滋润了年轻的生命。我想，我该好好地迈入成长中另一个境界，倾听着生命的奔流！

朋友，你不妨也听听看，好吗？



霹雳文艺研究会《清流》双月刊

主办

第三届全国各源流中学学生散文创作比赛简则

1. 名称：第三届全国各源流中学学生散文创作比赛。
2. 宗旨：发掘具有写作潜能之新秀。
3. 字数：以两千字左右为宜。
4. 奖励：第一名：\$300，第二名：\$250，第三名：\$200；优秀奖若干名，每名：\$100，所有得奖者将获奖牌一面。
5. 内容：A. 在成长中的忧伤（题目自拟）
B. 原野风光（题目自拟）
6. 字体：参赛作品必须用20x20标准稿纸以黑色圆珠笔横写。字体务须端正清楚。可用简体字，惟不得两面书写。
7. 参赛办法：所有参赛作品，必须复印三份，连原稿共四份，并另纸详列作者中英文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及详细通讯地址，笔名听便。有关稿件必须经由就读学校校长或老师签名及盖印，证明确系该校在籍学生。否则，恕不接受。
8. 征稿日期：即日起至一九九二年九月十日截止，逾期者将不受理。
9. 投寄处：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信封上请注明“中学生散文赛作品”。
10. 评审：由主办当局邀请国内适当人士担任。
11. 公布成绩：比赛成绩将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公布，优胜者名单将在各华文报章上刊登，并另函通知各获奖者有关颁奖日期及地点等。
12. 版权：全部入选作品，版权概属主办当局所有，在本刊发表或出版专辑时，将不另发酬金。
13. 其他：（一）所有参赛作品，无论入选与否，概不退回。
（二）已发表过的文章或抄袭作品概不接受参赛。
（三）本简则若有未尽善处，主办当局有权增删或修正。

• 稿約

文学联系我们的心，因为文学本来就是我们共同的理想。因此，我们诚恳地盼望您将得意的文学作品投寄《清流》，使人生更加亮丽。

不论是评介、小说、散文、诗还是戏剧；

不论是原著，还是翻译（请付原文）；

不论是传统，还是现代；

只要是未经发表的、具诚意的、认真的文学作品，都是我们欢迎的文章。

我们虽然对来稿有删改与取舍权，但是绝对尊重作者的意愿。如果来稿不愿接受修改，敬请于稿末加以注明。

来稿一经发表，将致薄酬。

请您把稿件寄至：《清流》编辑部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如欲退稿，请附寄贴足邮票之信封。

• 訂閱單

编号	本会用	刊 期	中英文姓名	邮寄地址
		第 期至第 期	中	
			英	
		第 期至第 期	中	
			英	

附启：每期二零吉（包邮费）。马、新以外地区，每期二元美金（包平邮）。

请以邮券（Wang Pos）订购，并志明付予：

PERAK LITERATURE AND ART SOCIETY, 迺寄：

75, Persiaran Kelebang Selatan 8,

Taman Bertuah, 31200 Chemor,

Perak, Malaysia.

《清流》雙月刊・第十二期・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

編輯顧問：小 曼。方北方。韋 暈。田 舟。年 紅
何乃健。陳政欣。姚 拓。駝 鈴。溫任平
傅承得。黃戈二。雲里風。吳 岸。甄 供

主 編：陳有明
編 委：一 介。良 木。鄭可達。崔 冰。郭緒益
校 對：紫夢羚
督 印：駝 鈴

出版准証：PP 194/1/92

創刊日期：1990年3月1日

售 價：每本馬幣2元

編 輯 部：ALIRAN JERNIH

8, Taman Orkid,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出版及發行：霹靂文藝研究會

PERSATUAN KESUSASTERAAN DAN SENI
LUKIS PERAK
56, Jalan Building Society, Moonlight Park,
31400 Ipoh.

承 印 者：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理想印務公司
SYARIKAT IDEAL PRESS

2, Taman Tok Perdana,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 914527



經濟，快速，精美，
是顧客對我們的信心。



結另一次隨緣

——桐油紙傘、鞋

* 黃戈二

疲惫归来的尘封老船
成双的泊在半掩的港门
也似平安的抵达。

到另一个雨季
遂发觉上回的启航
连绵苦雨的遮蔽
竟在晴天的归航
忘了携回。

于是再开航
几经逡巡才找着了
而雨花轻吻桐油纸褶
那曲调重温了

又是雨季的旅程
每到一個港灣的夜泊
成雙的船兒必定



以备好的绳子
萦萦绕绕地把
飘下的云、掉下的泪
在桐油纸褶上点画音符
许是渭城曲、相见欢
都系在一起。

重重摺合起的纸褶
挟着回忆
挟着备忘
依偎着船儿
结另一次随缘
不管是晴
是雨